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七四號

據清光緒三十一年鉛印本影印
清光緒三十一年鉛印本影印
清光緒三十一年鉛印本影印

河北省

涑水縣拳匪救平錄



166666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6156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八月壹一版

涑水縣拳匪救平錄

定價：新台幣二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 文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 重 市 長 生 街 二 號 之 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有所權版

新學社
PDG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尙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尙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爲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爲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六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互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俄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傳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會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 (14) 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會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庚子春拳變延直境擾涑邑侯祝公請兵鎮之是時倡拳者不過一二奸人愚氓無知多附之以作聲勢而當道又或目爲義民以爲國恥可洒兵威可積變弱爲強在此舉矣乃盜賊益出海內騷然變輿播遷人民塗炭不第無以臻厥成而卒至於敗此豈公見之不早乎漢季黃巾張角起鉅鹿幽冀荆揚多應之楊賜獨上書請簡別流民孤弱其黨元紅巾徐壽輝倪文俊鄒普勝起羅田不數年攻陷州郡半天下獨朶爾直班言倡亂者數人不得作中華之民皆叛逆宜守荆襄湖廣絕其後患之二人者何見之卓也夫鴟鴞惡也羣鳥有時而附焉豺狼惡也羣獸有時而從焉如謂附之飛者卽鴟鴞從之行者卽豺狼鳥獸何知冤抑甚矣當時內亂外患倉猝交乘列邦來問罪之師羣匪肆殘民之毒而長官大吏則曰此涑匪也鄰封郡縣則亦曰此涑匪也嗚呼涑何匪之衆乎鳥之附鴟鴞獸之從豺狼

蒙此惡名雖百舌亦無以辨然幸有公在公蒞涑未半載卽出民教
仇殺事匪首蔡培等數窘公公上其事謂禍端之起涑之閭肇修其
助以爲虐者皆涑定之匪一莠菑百良是不可不區爲之別噫閭之
罪固較張角徐壽輝爲重公之心尤較楊賜朶爾直班爲苦矣然而
漢之黃巾盧植圍廣宗皇甫嵩朱儁討潁川猶得翦而誅之元之紅
巾橫行江淮日益滋蔓其鋒不可當而董搏霄復徽州卜顏帖木兒
牙罕沙合軍攻蘄水亦足大爲挫折獨惜楊公雲峯與公刎頸交奉
檄馳涑境敗石亭卒遇害不能成殺賊之功致使匪焰日張燎原莫
撲嗟乎天下之事防於未然者易揅於已然者難早如公言禍不及
此雖然亦氣數也豈一二奸人所能蠱惑哉

光緒壬寅年秋八月治愚弟趙曾棣謹序

北方民俗剛勁其失也勇於私鬪罔識大局苟在上者舉詩書禮義之教以漸漬之斯爲善良質直之民也矣奸莠不逞之徒激於一時之忿張皇邪術號召匪黨無知妄作迨星星之火竟致燎原其時雖有先知之哲亦以變起倉卒方將從事補救而東竄西越勢已不可復及往者乾隆三十九年之秋壽張奸民王倫以清水邪教運氣治病教練拳勇既端一發馴至連陷城邑戕殺官吏上煩

廟謨始克底定迨嘉慶十八年滑縣之變林清李文成諸賊煽惑黨衆覬覦非常潛入京師震驚

宮闕會有天幸風雷助威乃殲妖賊先是強忠烈公克捷方知滑縣事偵悉匪謀白之當事殊不之省強公爰及於難其先見之明死事之烈可謂卓哉庚子春夏之交拳民肇亂始僅匿伏於鄉野繼且蔓延於畿輔終乃仇視外人啓釁鄰國其爲旣患較之王林殆尤爲慘

酷矣

天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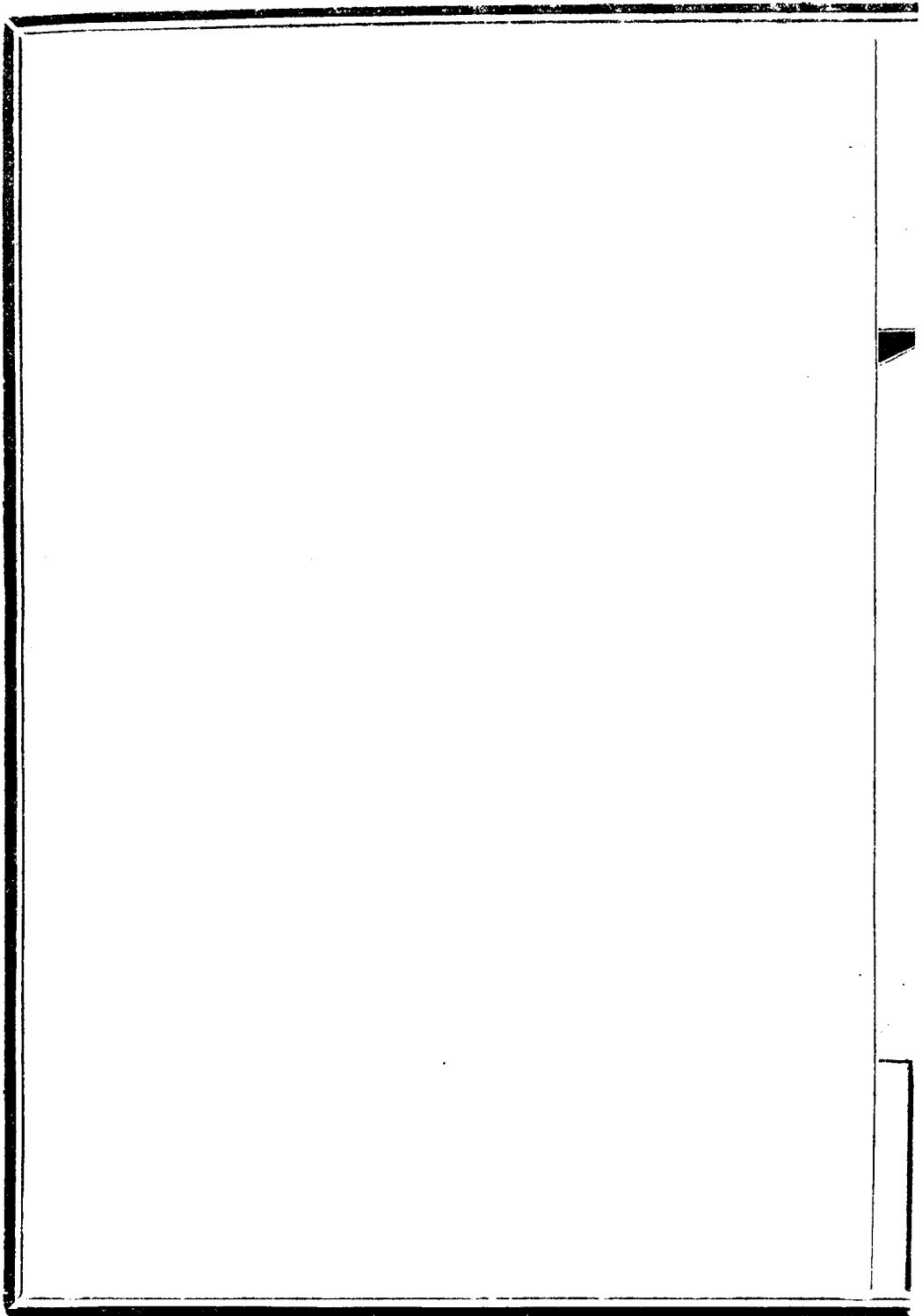
聖清氛祲全銷重慶康樂而後當時之情況與官吏所以處置之方乃可以大白於天下夫拳民糾結幾遍直省固非始於涑水也然隱察其機而思有以遏其萌者則不得不歸之涑水時則祝召棠大令治涑未半載匪首蔡培等將蠢動大令廉知之以其事上聞於是大吏檄楊雲峰副戎等往涑鎮撫詎匪黨怙惡不悛率衆抗命副戎旣擒斬匪首多人卒以衆寡不敵爲賊所戕論者謂大令之先見副戎之死事殆兩無媿於強公焉前年

朝廷旌副戎之忠勇壯烈照總兵陣亡例

賜卹並准在死難地方建立專祠大吏亦稔大令廉明俾復蒞涑以造福涑民嗟乎兩君之功績至是益昭著矣吾因而思天下之治蓋

始於一邑蒞斯民者貴能遊之學校生其愛親敬長之誠課以農桑
給其治生贍家之欲而後風氣純樸旣亂乃可以不作知言深識之
君子或亦有取乎爾也大令旣集錄此案函牘索序於余爰貢其所
見書之卷端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孟春商城張孝謙謹序



庚子四月初六日通稟督藩臬道州憲因拳匪日甚請兵駐紮

敬稟者竊前奉

藩臬

司會札

憲

藩臬

轉奉

憲

督台

電飭查明拳匪聚會處所一面迅將拳匪行至何處約有

若干據實稟覆等因當經

卑職

將拳匪聚會處所並查辦情形

大略稟請

藩臬 司

憲

藩臬

查核在案伏查義和拳最易搖惑人心

卑職

誠恐蔓延至

境早經出示曉諭親詣各村愷切勸導並派親信家丁各處訪

查以期拳匪無從匿跡小民各安生業杜患未萌上紓

憲厘詎該拳匪行踪詭秘潛在縣屬之南北汝河村煽惑

卑職 當

經親往再三勸解取具該村首劉王二姓甘結嗣據劉王二姓

以該村尚有十餘人執迷不悟仍事學習等語稟請並聞下庄

婁村亦有拳匪復經卑職會同營典馳往各處面加勸導並將
首先教令學習之閩姓一人帶案看管嗣據閩姓家屬以該處
拳會業已星散以後誓不再習並求寬其既往勉其將來等情
面懇卑職派人密查無異因恐激成事端取保釋放本月初二
日南北高洛村忽又聚集多人置備器械公然練習顧忌毫無
而汝河下莊婁村仍復陽奉陰違卑職馳往各處並邀集紳董
愷切勸諭幾於舌焦唇敝車殆馬煩奈該拳匪簧鼓日深出乎
此卽入乎彼卑職一人寔屬應接不暇而愚民蠢惑日甚舉邑
若狂當此旱災將成游民愈聚愈多陽奉陰違更有防不勝防
之勢况南北高洛兩村教民較多雖經卑職先時安慰日久難
免衅端若僅由卑職查拿而卑職縣捕役無多營兵有限寡不敵
衆勢必釀成事變與其姑息以養奸曷若杜患於未萌合無仰

懇

憲台

移檄

飭馬隊二

三

哨星夜前來駐紮

卑

境以便查辦而資鎮服

所有

卑

縣拳匪日甚請兵駐紮緣由擬合據實專差稟請

大人查核俯賜照准實爲公便肅此具稟恭請

勛祺伏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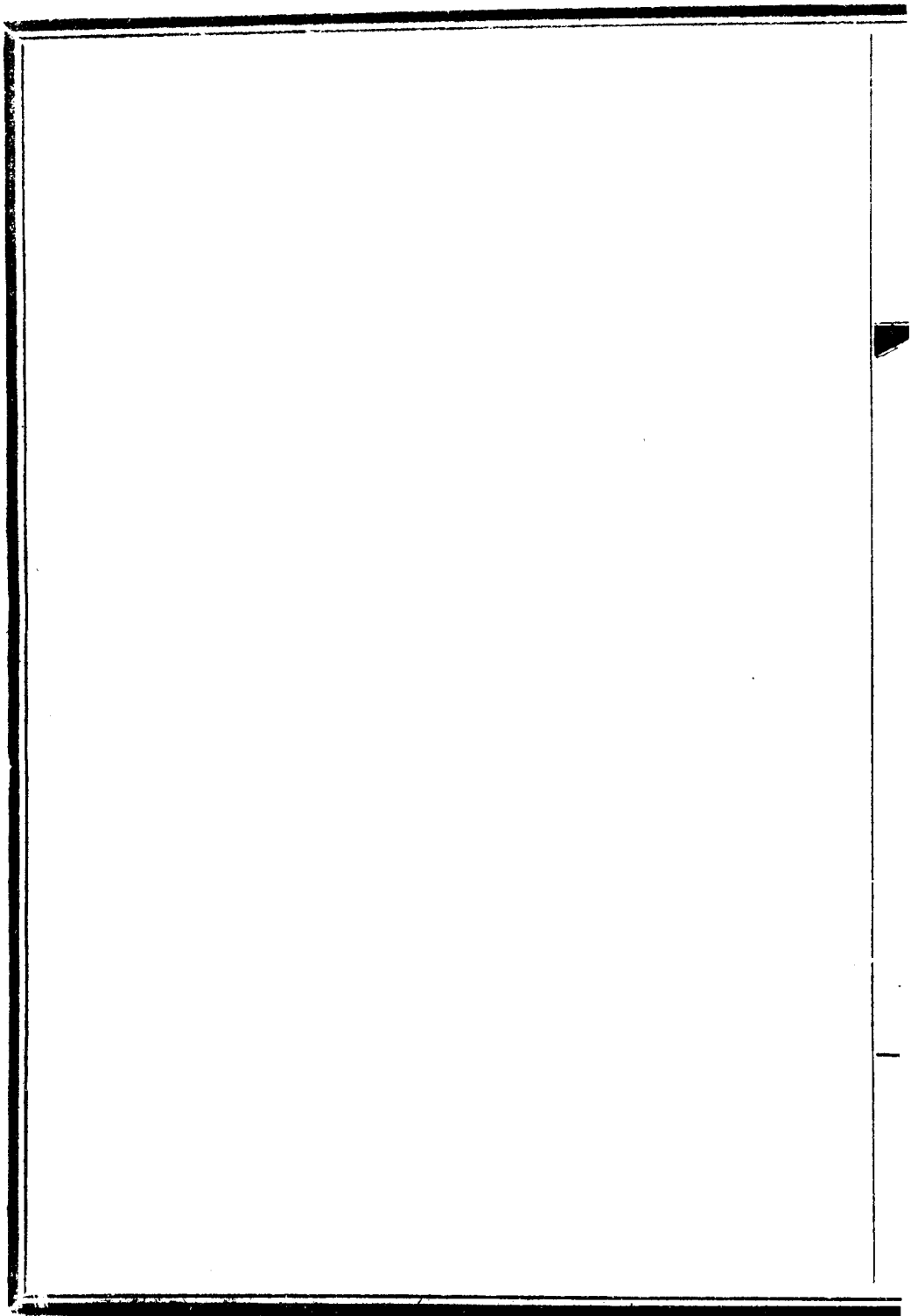
垂鑒

卑

職

帶

謹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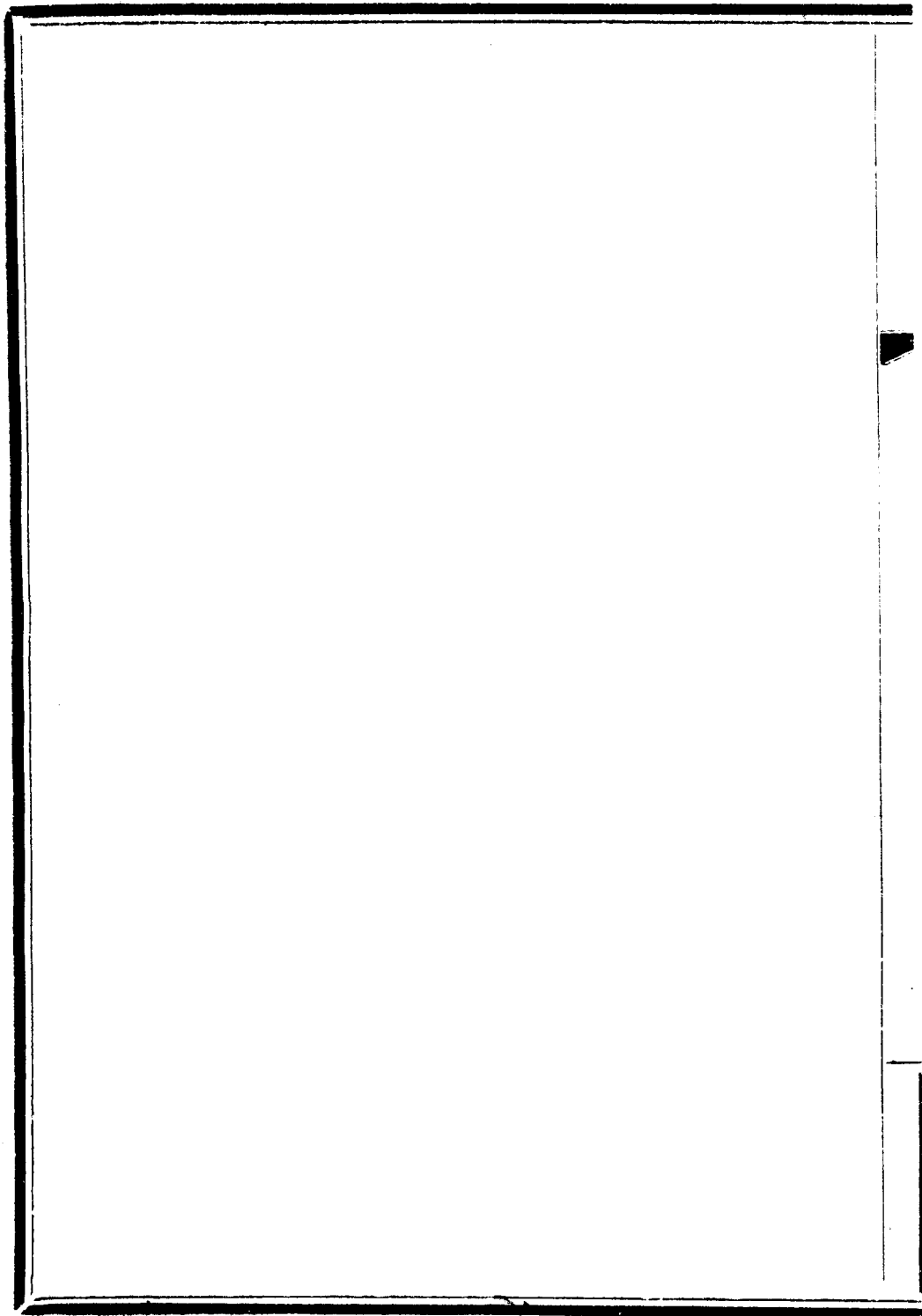
庚子四月 日席教士第一次來函

敬啓者

祝大老爺大人台電 治下所屬之高洛村土匪閻洛福單洛美素
不務正屢欺教民常與奉教者爲仇 江大老爺任內業已來
信屢次勸免再三不改心懷妬恨而今又出惡言要請義和拳
殺害教民伊等安心不善祈

閣下多費心神不如預先壓伏阻其惡行免出後患則感大德鴻
恩無極矣肅此恭請

金安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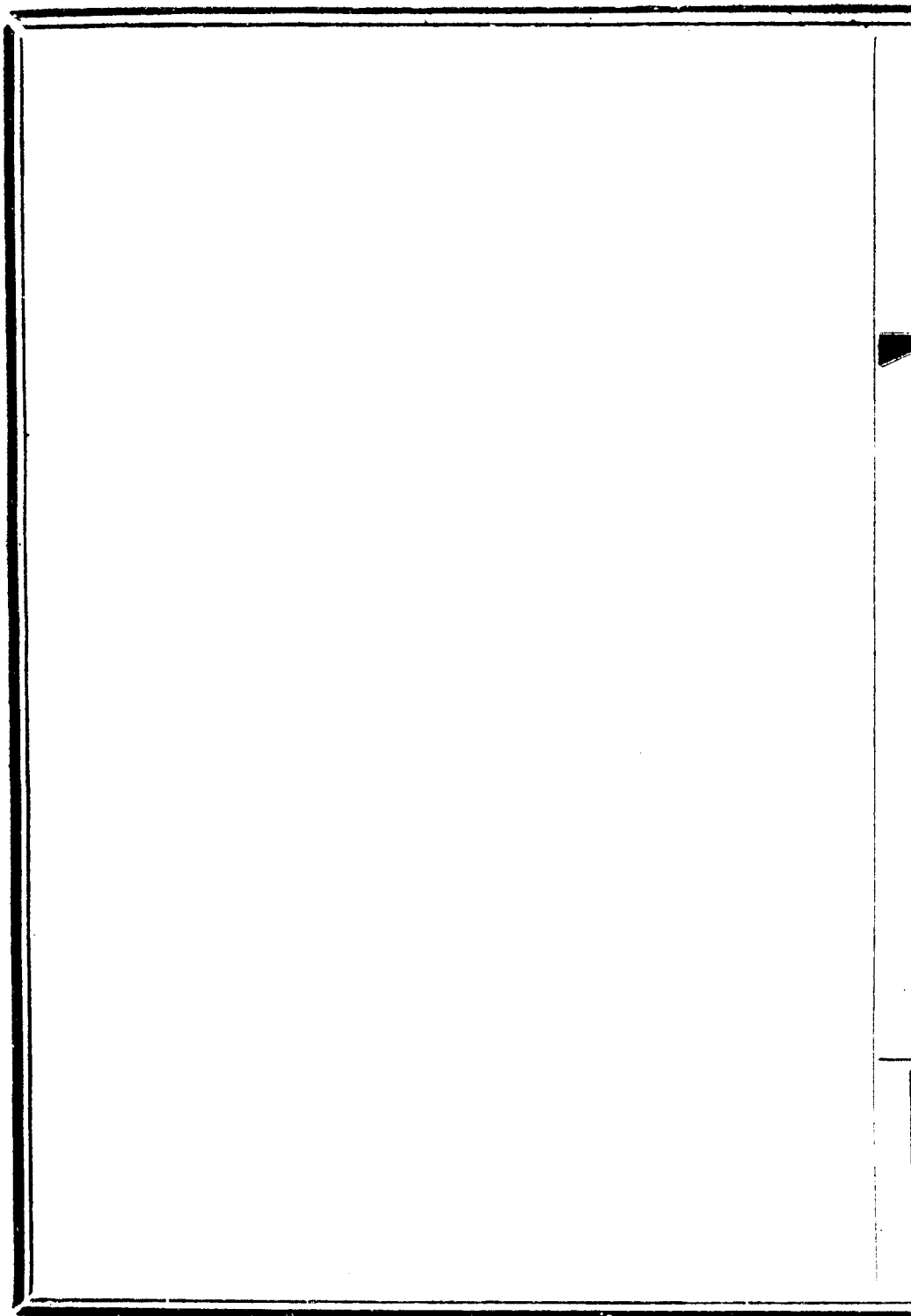
庚子四月十一日席教士第二次來函

敬啓者

祝大老爺大人台鑒因高洛村閩洛福請來義和拳匪現今聚人太衆口稱殺害教民與奉教者放火該處教民實係危險不小懇祈

閣下多費心神速加護佑可以管否若實在不能辦理速賜回音另行斟酌專此謹請

金安



庚子四月十一日覆席教士函

敬覆者頃接

來函以敬處高洛村閻洛福延請拳匪欲與教民爲難囑卽保護

等因查高洛村前經鄙人親詣勸諭並飭閻洛福轉向勸導嗣

聞閻洛福陽奉陰違並該村人多有學習情事鄙人誠恐激成

事端已密稟

制軍轉飭馬隊前來駐紮茲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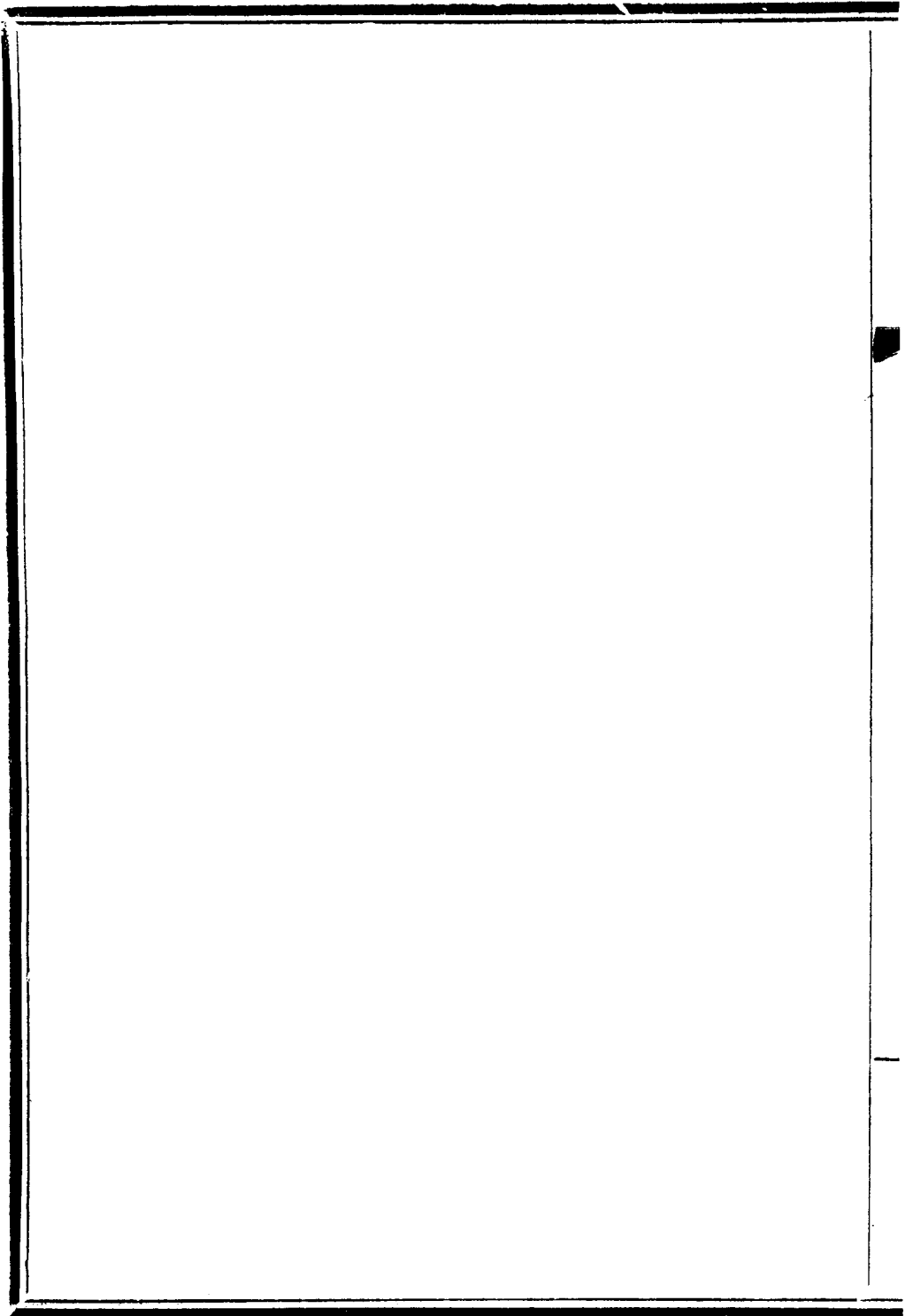
來書當派妥役星夜馳往該村勸導彈壓俟明日雨霽鄙人再親

往查禁諒不致別生事故惟望轉飭教民各安生業毋庸張皇

以免該拳匪有所藉口知勞

注存專此奉覆卽頌

時祉



庚子四月十五日通稟督藩臬道州憲因拳匪肆意焚殺請派兵委員查辦

敬稟者竊本月十四日早風聞縣屬北高洛村聚集拳匪有與教民滋事情事正在會營彈壓間即據南高洛村教民稟同前

由卑職立即前往該拳匪不服勸解妄言抗拒卑職正在爲難

間忽見大隊拳匪源源而來將卑職圍困勢甚汹涌經卑職設

法開導爾時拳匪約有千餘人擄去教民二名因事關重大當

回署將前情馳電稟

憲台迅速派兵來縣詎該拳匪於是日夜即將南高洛村教民居住之房屋放燒約四五十間並在井內見有殺傷男女大小約二三十口是教民抑是拳匪無從確查亦無人認屍報案查南北高洛兩村相去一里許欲至南高洛必須由北高洛經過現

在拳匪盤据北高洛村凡往來行路及面生之人均不得過以
故不得前往勘驗今晚蒙

憲

台督

檄飭親兵練軍分統楊副將轉飭馬隊二十名到縣窺不

敵衆事屬爲難合再仰懇

憲台俯念事關大局迅速派兵來縣剿拿並委幹員查辦實爲公
便除將查明實在情形另行稟報外所有大概情形理合馳稟
大人查核肅此具稟恭請

勛安伏乞

垂鑒
卑職 肅 謹稟

庚子四月十六日委員夏直刺 呂大令 增祥 垣電稟藩憲奉飭查辦拳案

高碑店站長速電保定鐵路總辦轉呈

藩憲鈞鑒卑職 垣等午後抵涿即先繞道赴南高洛村查勘適

祝令岳哨官兆安先在該處因會同詳細查驗計焚燬教民住

房七十五間念經公所七間據該村民人報稱此股拳匪多由

外來十四日鬧事後半皆潛遁各處老團等語卑職等逐細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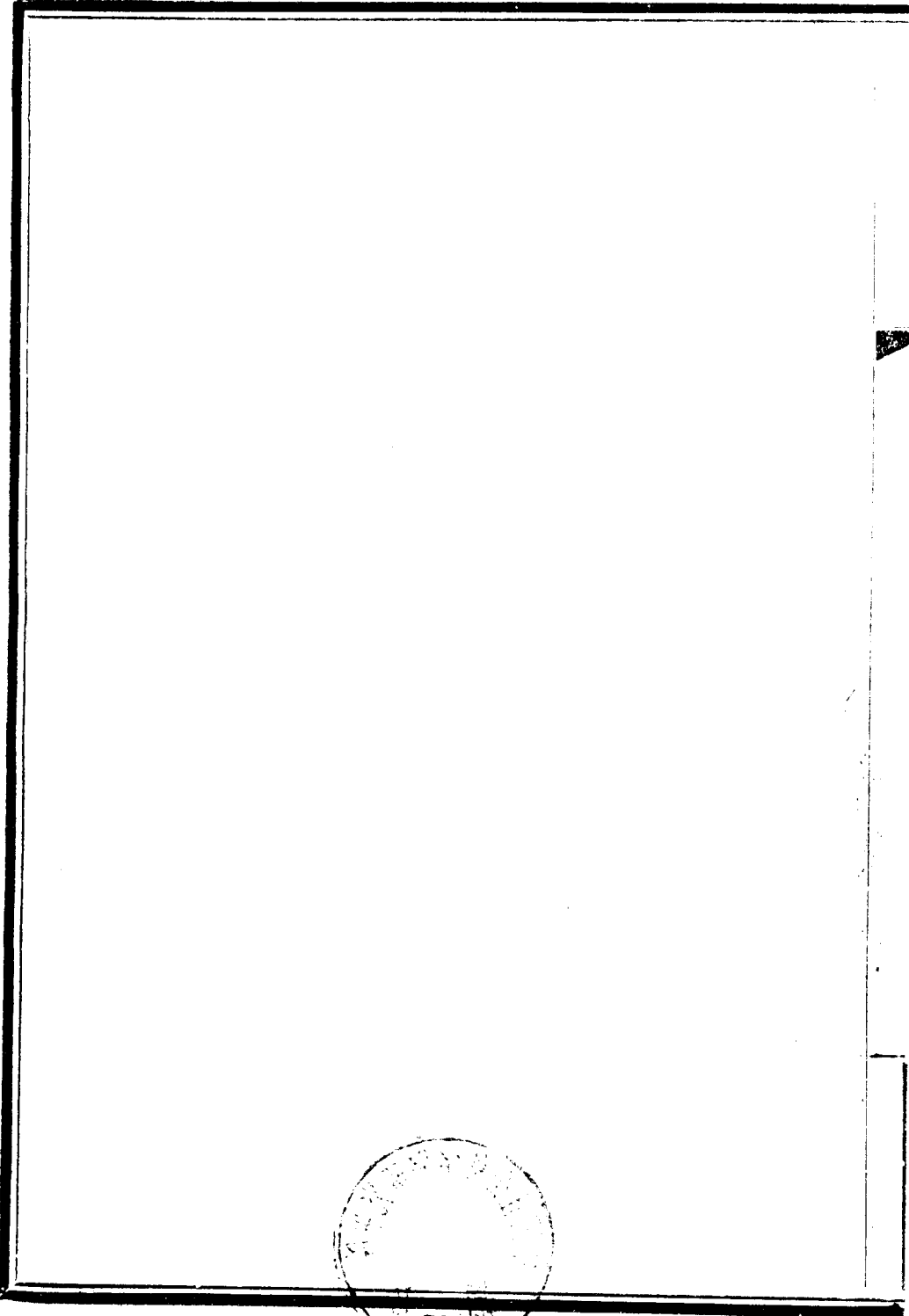
勘屍身未見教民亦均逃匿無從質問被擄之教民二人亦無

下落惟北高洛村圍尚有隱伏拳匪甚衆卑職等擬往捕拿匪

首因馬隊僅二十名未便輕往現經稟商院委張毓渠觀察約

同王營官占元擬於明辰馳往相機查辦恐非用兵不能懾服

以後情形容再詳稟卑職 增祥 垣謹稟



20

庚子四月十八日院委

張觀察毓渠
楊分統雲峰

會稟督憲奉飭查辦拳案

敬稟者竊

職道

於十七日早與夏呂兩委員及祝令約同現住

定興帶馬隊兩哨之王營官至高洛村將大佛寺拳廠圍住詢

知外來各匪業於十四夜十五早先後散歸尚有本村大小數

十人在內派役入寺開導未敢拒捕即將李勤等七名並功孩

十三人拿獲揭取黃紙牌位三箇尙無器械當將廟門

令等復至教民單老玉家坑上尋獲燒死殘屍一具驗

酉刻

職道

等回城王營官仍回定興今早傳聞又有邀人

之謠午後

職道

卽同易州竄收祝令帶隊至該村詎廟內又設

立牌位聚有二十餘人立督弁勇縣役捕拿該匪等憚於兵威

紛紛逃竄當獲蔡培卽蔡蘭亭等九名搜獲抬槍兩桿刀矛二

十餘件起出米麵三百餘斤燒酒百餘斤點心小菜各物其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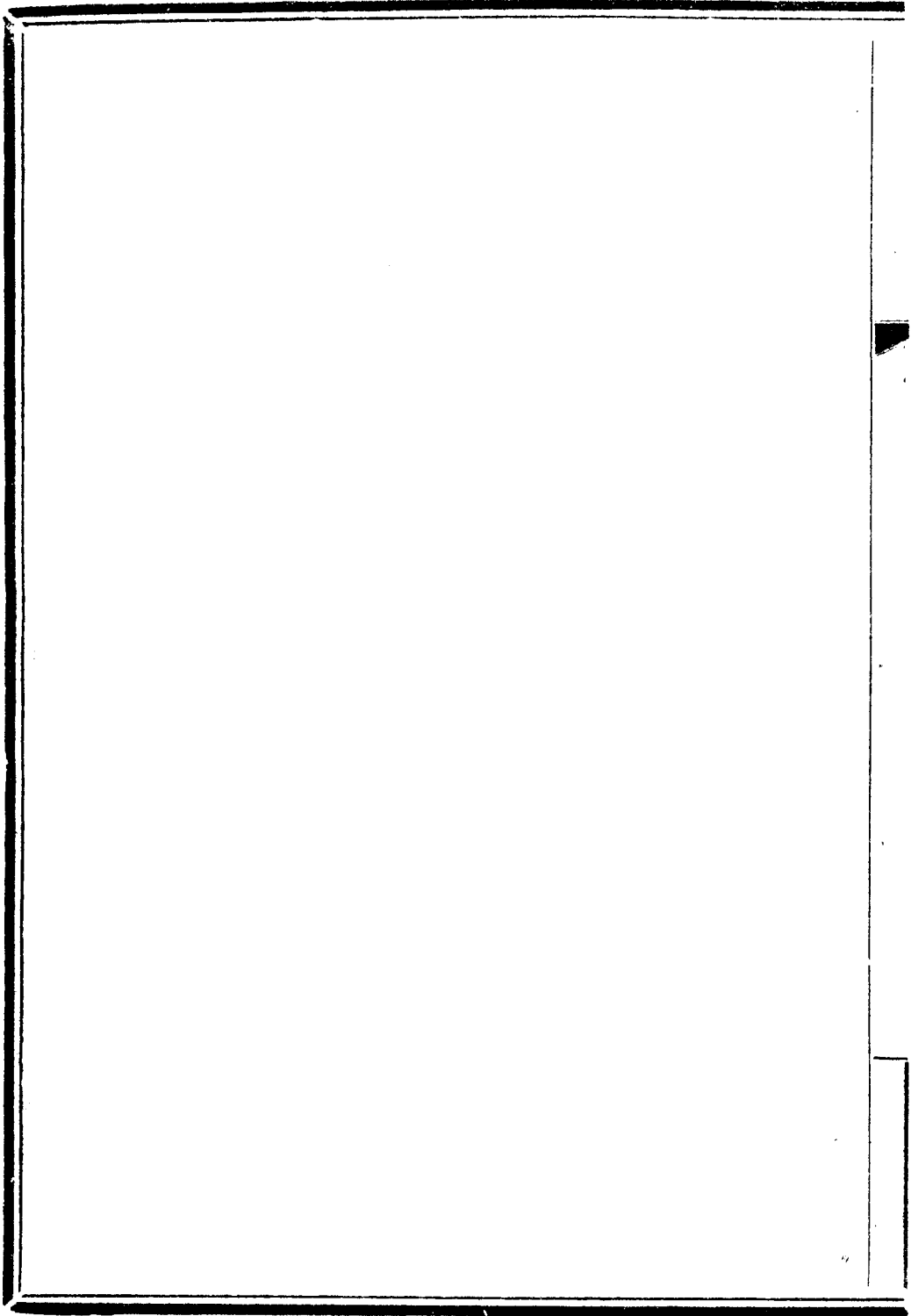
人之言可知實有其事卽留保定天津馬隊各半哨駐紮該村
巡守杜其復聚職道等定更後回城適沐恩已到又商添馬隊
半哨連夜前往以昭慎重現已商定明早由沐恩會同祝令帶
隊至該村搜查匪徒尋撈被害教民屍身昨今兩日所獲各犯
經夏呂兩委員會同竇牧祝令審訊皆係習拳之人其中首要
尙未全肯供認容再研訊由印委錄供稟辦其起事之由因上
年被教民指控和息罰酒數十棹故於四月初間迎接拳師立
廠冀圖報仇因聞教民有購備槍炮約人防守之言以致拳民
暗傳各處拳匪於十四日有焚殺之事此次衅端係屬開自拳
民除嗣後辦理情形隨時稟報外遵將連日查辦緣由先陳

鈞鑒是否有當尙乞

訓示遵行專肅寸稟恭敏

鈞安伏乞

垂鑒職道蓮芬沐恩福同謹稟



夏兩委員手摺稿照錄

謹將^{卑職}等連日查辦涑水縣南高洛村驗明被燒華式小堂七間及教民房屋共七十五間暨業經起出屍身五具並迭獲拳匪訛得初供各情形開具節略恭呈

鈞鑒

計開

四月十五日亥刻奉到

鈞札並抄發視令原稟令卽會同馳往妥慎查辦等因蒙此^{卑職}等遵卽束裝於十六日早登火車於是日辰刻至定興縣擬卽赴高洛因訪聞紛傳南高洛教堂已於十四日被燒教民紛逃而拳匪尙未全散應先赴涑水赴涑本須經過定興縣城遂往會晤羅令卽經羅令告知於十五日早曾先密派家丁往探回

稱十四日祝令復往解勸甫至該村卽被該匪等圍困幸經紳民極力跪求該匪始折回南去祝令方得脫身回署至暮南頭烟燄頓起哀號鼓噪至傷人若干難知確數各等語卑職等立具函交羅令專馬送涑約祝令帶同書役至南高洛會齊查驗并往晤王營官哨弁囑俟到齊聽信至未刻馳抵南高洛村祝令已先在彼遂會同查得焚燒華式小教堂七間教民房屋七十五間未見暴露屍身井中窰內情形均有可疑惟該村南頭地保本係教民已無下落而北頭地保亦并匿入拳中無人可喚至聚觀村民衣服辮繩綴繫紅布者已居八九乃向無紅記者覓借轆轤鋤鎬等物無敢應聲無從弔撈刨挖卑職等同祝令向北行經大廟廟台上立有多人祝令密告此卽拳匪聚集之區旋一人邀請入坐卑職等詢爲武生閻夢樓此次始而勸

止繼而投信終之跪求皆其苦心知爲曉事之人遂訪問肇衅情由據云昔年因該村南頭蔡姓不出會錢曾將其族人閻洛福控告經斷仍令派出蔡姓遂投入天主教閻洛福無可如何因此懷忿迨去年正月該村搭棚懸燈卽在教民屋後教民遂亦控告經斷閻洛福罰銀賠禮積忿益深今年因聞義和拳專制教民意圖報復遂於三月杪撒帖邀人四月初二日在大廟內設廠習學教民先有戒心預備器械而義和拳卽於四月十二三等日赴各處添邀拳匪日聚日多該武生聞信始又密報等語訪畢與職等同祝令於三更回抵縣城幸值

張道憲亦於是日更餘率兵馳至公同稟知以上所查所訪情形連夜飛函王營官撥兵協圍大廟勒令交出首要以便剴切曉諭解散脅從並辦弔撈刨挖等事會同祝令先後電稟次日

黎明卑職等並祝令隨同前往旋將自稱管事之李勤及口稱挑水做飯之閻喜兒閻玉閻自敬等四人喚出訊以廟內尙有若干人據稱僅止幼孩數十訊以何人首欲設厰何處所邀教師均不吐實及詰以習此何爲則同聲盛氣云保甲團練保護身家及問以十四日焚殺之事答以燒由天火屍身不知至問以提入廟中二人則更佯然維時

張道憲尙冀所捉二人或未被害且既云全係幼孩未便遽剿而此時其地難以研訊卽使得情亦非慎密之道卑職等始隨入廟查看彌勒寺院別無所見及至廟後閑院並其東毗連之龍母宮除幼孩外少壯者三五成羣尙約百餘內有一人合掌而立問以姓名據稱閻葵且係文生用言誘之令將幼孩悉數帶出卑職等揭其黃紙牌位三張攜出糊裏稽棒一根復留心

詳勘見屋內院中新搭鍋竈三大盤碗至數百食指如此人衆可知是日僅在教民屋角刨出男屍一具驗完卽收殮將各犯帶城審訊是夜會同隔別研究始得起意習拳係由閻洛福之次子閻肇修先由定興倉巨村之麻子臉師兄轉邀新城沈各莊之宋姓三師兄並穿草鞋之和尙於四月初二日設廠傳習十四日以前復邀涿州之胡凝村安肅之陳各莊新城之白溝河等匪於十三日夜十四早先後到齊十四日午後始而拒官入村繼而擁入教堂用沙弔插入火種掄擲焚燒名爲沙鍋罩連夜將各屍擲入井中窖內其被捉實有三人亦於十四日砍殺埋於廟內閑院各等語供詰以起衅亦與訪於閻武生所述相同至夜半退堂祝令先飭購棺多具次辰隨

張道憲仍往起屍駐隊畢職等在城再訊各犯詎甫天明而閻

武生密報聞南高洛又往邀人適易州竄牧並楊分統先後馳
到當亦同赴高洛刻聞探馬回稱大廟果仍又聚多人已起獲
白米數石麵百餘斤酒百餘斤刀矛多件以上係卑職等自十
六到涑以後至十八日一切情形理合飛稟

憲台查核肅此具稟恭請

勛祺伏乞

垂鑒卑職謹稟

庚子四月十九日院委

張觀察
楊分統
雲毓
峰

電稟督憲拳匪情形

高碑店站長速電

津蘆楊唐兩總辦轉呈

督憲鈞鑒高洛村十七八兩日情形業經專稟在案

沐恩昨早

會同祝令帶隊赴高洛村查無拳匪尋獲被害教民屍身四具

傍晚回城詎料該村邀來外匪二三百人分爲兩股一伏史各

莊西路北溝內一伏高洛西北路旁欲乘不備前後夾攻

沐恩

因天晚城內隊伍無多先令哨官帶隊回城行至史各莊西溝

內該匪發喊突出持械猛攻各哨弁督隊搶上高坡開槍還擊

沐恩同祝令聞信卽帶高洛馬隊策應甫出高洛里許突出百

餘匪發喊迎敵卽令弁勇開槍當斃悍匪五六十名傷者數十

名擒獲五名餘匪四散趕至前隊戰處知亦斃匪七名擒獲三

名兩處各得器械數十件因天已黑卽回城內獲犯交視令審
訊李營官瑞亦於昨夜到高碑店現調步隊一哨到涿一哨駐
紮高洛職道沐恩午後仍同往巡查想經此次懲創尙可稍殺
凶氣知關

厘念特電

蓮芬福同謹稟

庚子四月二十四日飛稟督藩臬憲因楊分統陣亡請添兵策應

敬稟者竊卑職昨同楊分統前赴石亭查辦拳匪並格殺匪首一名各情業經稟陳在案昨晚回城議謂該拳匪廠係屬新立經此懲創必將知畏散去當留馬隊三十名在彼駐紮查探楊分統張道憲本約定張中軍於今日在定興會晤詎夜間探馬報來該處又有續到外匪二百餘名楊分統於今晨卯刻即率馬隊三十名步隊四十名前往查看張道憲隨即赴定留卑職在署審訊案犯午刻忽據楊分統差弁回報我軍馬隊將近石亭該匪即率衆四面兜裹而來馬隊以該處溝道甚多難於馳驟均各下馬開槍楊分統正在督隊力攻之際不料匪勢愈衆約有二三千人多由溝內蠡擁突出楊分統坐馬被傷驚蹶而

墮羣匪兵刃交下楊分統身受重傷隨身弁勇竭力護救上馬不肯復奮起手剝數匪力竭身亡隨從弁勇死者二名步隊繼至開槍轟擊無奈匪勢太衆馬隊及弁勇等祇得衝圍而出昨駐石亭之馬隊三十名亦隨後衝出等語卑職當卽點驗人數馬步隊尙未傷亡多人目下情形甚屬危急頃張道憲回涑業已稟商嚴爲預備惟在涑之馬步隊除留高碑店一哨旣僅三百人分守城垣及獲犯已嫌單薄萬難出敵匪勢猖獗愈聚愈多非得大隊前來將所有各處拳廠酌量剿辦不足以儆兇頑而期安靖除電稟外理合具稟籲懇

大人俯賜察核迅速加派隊伍前來救援涑城並爲楊分統報仇雪憤無任祈禱待命之至伏乞

迅示施行實爲公便至楊分統忠屍現已搶回身無完膚慘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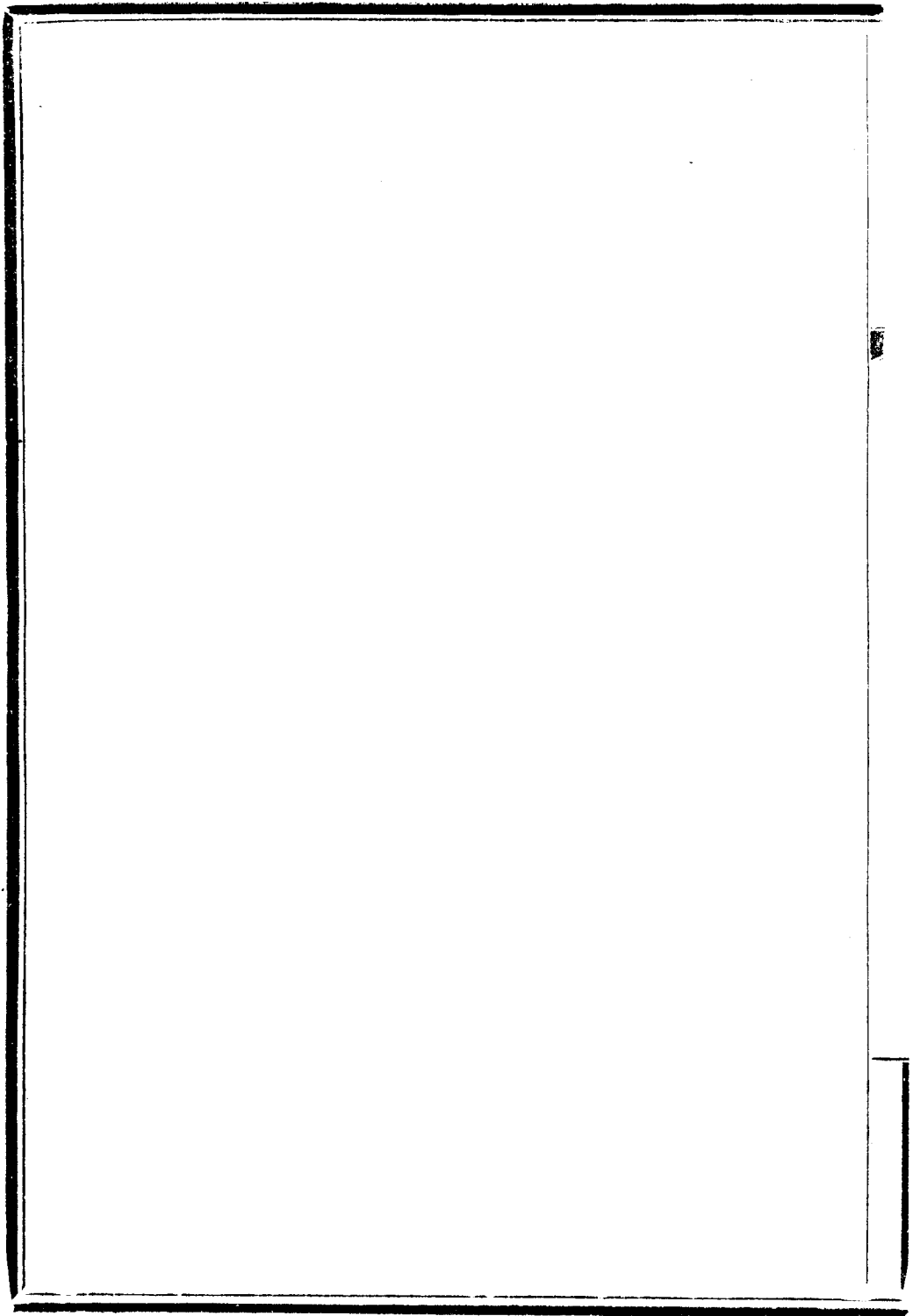
言當卽妥爲料理身後一切知關

厘念謹先稟陳再查楊分統所帶之營哨官長均已先期分撥各處並無一人隨身合併聲明肅此具稟恭請

鈞安縱祈

垂鑒

卑職 帶 謹稟



庚子四月二十八日稟督臬藩憲爲陣亡楊分統奏請 恩卹

敬稟者竊照二十四日楊分統福同在石亭戰歿情形當經畧陳梗概馳稟在案卑職隨又稟商張道憲將所有由石亭戰回各隊暨分統隨身弁勇逐一詳訊僉稱是日卯刻楊分統率馬隊三十名當先馳往步隊四十名在後相隨不料馬隊甫近石亭該匪等卽由陳家庄以南率衆持械吶喊撲來馬隊以該處溝道縱橫不便馳驟均各下馬分統意在開導解散猶不肯遽令開鎗乃匪勢愈聚愈多約二三千人悉由溝內盪擁突出迨分統下令開鎗匪衆已四面逼集分統坐馬被傷驚蹶而墮羣匪刀矛齊下分統已身受重傷因見隨身弁勇砍斃兩人餘衆皆傷不肯聽勸上馬復奮起手刃數匪力竭身亡步隊趕上開鎗轟擊馬隊及弁勇等始得衝圍而出並二十三日留駐石亭

之馬隊三十名亦隨後衝出等語據此卑職當經查點人數計
弁勇戰歿者兩名受傷不致死者五名馬步各隊尙無傷亡旋
卽購募死士將楊分統忠屍暨隨同死事之弁勇五品頂戴孫
裕清盧璵璠兩屍陸續搶回分統忠屍受傷百數十處體無完
膚面目不辨腸胃悉出右手拇指食指亦均剝去被害之酷尤
慘不忍觀當經妥爲備辦身後一切並招伊兩子前來於二十
六日戌時隨同親視入殮其忠櫬定於二十八日卯刻僱夫抬
送定興乘火車回保定故里知關

廛注合再詳陳伏查楊分統久隸戎行性成忠勇歷在朝陽關外
等處卓著戰功客歲隨張道憲查辦河間任邱深冀各處拳匪
亦屢擒首要此次奉

派到涿迭經戰斃匪首單久正梁珍兩名擒獲滋事首犯蔡培楊

大住等多名黽勉從公不憚勞瘁而蓄心寬厚尤意在啓頑迪
莠相與更新豈期匪族凶殘不但抗違且設伏相害遽罹慘禍
悼惜同深可否懇

恩轉詳 督憲飭查楊分統所有立功各處前後戰績事實臚陳
具奏請照陣亡例從優

賜卹以慰忠魂而昭激勸實爲德便其隨同死事之五品頂戴孫
裕清盧璵璠兩名能否一併附請

恩卹之處伏乞

鈞裁再查楊分統所帶馬隊營哨官長均先期差遣他出并未隨
身尙無救護不力情弊合併聲明所有受傷弁勇五名另摺錄
呈

察核謹肅寸稟恭請

鈞安維新

垂鑒 卑職 肅謹稟

庚子五月初二日稟督憲請力主嚴剿拳匪稿

敬稟者竊卑職猥以庸樗渥蒙

栽植每戴

山而知重恆飲水以思源蒞任以來唯恐隕越貽羞仰負

恩遇兢兢自勵莫敢或違豈期事出不虞忽有拳教滋鬧之案一
是情形曾已稟陳

鈞聽而要終原始顧慮彌深有不敢安於緘默者謹爲我

憲台觀縷陳之伏查高洛村一案訊據獲犯供稱上年高令任內
民教因案涉控高令稍袒教民有令村民閭姓等備辦酒席向
教民服禮情事今以念及前仇特由新定各處邀來拳師代爲
報復等語肇釁之端實緣於此迭經卑職等查禁勸導並以匪
衆持械拒捕擊斃其悍匪數十名數日之間該匪似稍知畏而

村民人等亦頗知其邪說之謬不似從前相信自二十四日楊分統福同在石亭戰歿匪勢因以日張而降神附體不畏槍炮之言又復日熾豈知楊分統之被害實誤於一意勸導解散初不肯令放鎗故匪出不防卒爲所中耳至二十七日楊統領慕時率領步隊三營前來駐紮高碑店鐵路左近伊時據探報稱匪尙團聚陳家庄石亭一帶衆約數千領隊者爲房涿拳師密烹和尚並道士兩名曾在石亭左右亮隊操演甲職城內僅有耿營官鳳鳴及李營官瑞步隊各一營因該匪時有襲城之謠未便輕出相擊詎該匪忽於二十九日散回房涿一帶既焚燬涿州鐵橋又放燒高碑店長辛店鐵路車站連日滋鬧勢更猖獗聞燒高碑店時左近村民皆按戶出給秫稭一束外糊黃紙蘸以火油每人手持一把點火飛傳故令東西明滅閃爍無定

詭託神燈以炫人目故頃刻傳集易兆焚如並聞近日匪到各村凡有所需莫不責供於富戶蓋匪勢正盛民皆懼其禍已不敢不響應景從遇有過路商民亦時出而劫掠甚或指爲教民殺傷滅跡行旅惴惴咸有戒心似此情形久之必且民皆爲匪莫辨良莠將奈之何而或者曰是固義民也是固嘗言輔

清滅教者也其習練技藝不過自衛身家烏得目之爲匪而又何忍以治匪之法治之不知自古亂民其先必有所假託以爲號召鄉愚誘脅黨羽之計狐鳴篝火實始濫觴夫結會聯盟例有嚴禁卽此妖言惑衆已爲法所必誅况明明抗敵官兵戕害官長焚燒鐵路刦殺良民種種行爲逆跡顯著其始不過借名仇教今竟何如夫豈不知鐵路爲

國家所建耶如此之民義於何有現在任邱文安新城安肅房涿等

處亦已無處不有衆約四五萬人愚以爲及此之時兵力尙足相制宜亟派大隊分紮各路要隘誘其出敵而痛擊之必去其十分之三四使彼大受懲創知所畏懼而後不敢復萌妄念於是再逐村搜查緝拿首要其餘勒繳鎗械並令出具改悔永不習練切結責成該處紳士坊鄰擔保倘再違犯一經查出保人連坐首告者免匪勢既殺村民各顧身家懼爲株累遇有犯者當必首告如是庶幾可望安靖否則愈聚愈衆殊慮滋蔓難圖且近日揭帖並有約期赴津焚燒租界等語雖所言不盡可信然蠢爾頑民難保不計出於此津屬私習拳技者固不乏人若再勾連他匪相應起鬩其害實不堪設想迨啓衅外人各國兵艦齊集我軍且將分布海防又何暇剿此羣醜再不然各國堅欲以兵入內爲我代剿彼時能阻與否殊不可必若或允准

則火炎昆岡必至不分玉石是此時意存姑息不忍有所傷殘
他時波及無辜必更多所殺害水懦民頑火烈民畏要不可不
深長思也至教案議款兵費索償猶其餘事惟

國帑支絀值此時艱又何堪應此需索耶則與其貽悔於將來何
如預防於先事

大人北門

寄重筦鑰攸司似宜預爲切實陳言奏請明降

諭旨嚴飭統兵各員卽速剿辦俾不至多所顧忌因循貽悞大局幸

甚人民幸甚

卑職夙荷

知遇既有所見不敢壅於上

聞冒昧貢愚伏乞

俯納芻蕘恕其妄瀆無任悚惶急切企禱之至專肅寸稟恭叩

鈞安維祈

垂鑒
卑職 希
謹稟

庚子五月初九日臬委趙大令鏐會稟臬藩憲暫緩幫審獲匪稿
謹

稟

大人閣下敬稟者竊卑職鏐接奉

憲札委赴涑水縣幫同卑職審訊案件等因遵於本月初八日

起程沿途經過定興之北河見羣匪各佩紅巾偕遊鐵路卑職

鏐下車訪問據居民云大溝兩河二村均已住滿數約不下萬

人復聞涑州城內聚有萬餘謠言紛起僉云該匪欲合力攻涑

搶劫獲匪等語初九日辰刻抵涑晤卑職商酌辦理正議之

間忽聞涑匪來數千人撲攻高碑店之防營對敵一時之久被

官兵槍斃二三百人奪獲旗幟器械甚多匪稍退去伏思大溝

莊兩河村距涑四十里涑州距涑亦僅四十里上下各屯衆匪

難保非爲合攻搶劫而設前經卑職蒞稟懇

憲恩委派卑職銜來涑帮審無如近日匪勢緊急礙難提各犯審

訊稟商

張道憲從緩辦理以昭慎重其餘並無緊要詞訟無須卑職銜

帮審卑職銜擬發稟後暫行回省面稟一切情形合先會稟

大人查核肅此具稟恭請

勛安伏乞

垂鑒卑職蒞稟
趙銜祝蒞謹稟

庚子五月十三日稟督臬藩憲請勒令各屬澈辦拳匪免致互相

推諉稿

敬稟者竊照本月初十日接奉張道憲轉奉

憲台札開五月初四日准

尹憲咨轉准步軍統領衙門文開據涿州知州面稟州境本甚平安近日爲涿水餘匪波及稍有蠢動等情移咨查照辦理等因轉行到縣蒙此查卑縣於本年二月間因新城拳匪滋事恐蔓延至境當經出示曉諭並親詣各處愷切勸導旋於三月初間聞縣屬北汝河村由定興倉巨村邀來拳師設廠練習卑職當卽邀同紳董親往勸解取具村首切結二十三日復聞婁村下庄兩處亦有拳匪立卽馳往勸導將文生閆肇脩帶案看管伊時卑職尙未奉到

憲
督憲 辦理拳民章程以該兩處業已星散村民懇請將閭肇修

保釋因卽准保開釋四月初二日高洛村又爲新城沈各庄之

拳師誘惑設厰置器公然練習卑職屢往勸諭不聽誠恐姑息

養奸遂於四月初七日專差稟請酌派馬隊二三哨來縣彈壓

一面拘傳閭姓等到案詎彼恃有拳師避匿不見且有定期與

教民尋仇之謠卑職又於十二日專差稟請派兵至十四日辰

刻有教民三人來報該村已聚集千人各持器械將與尋衅卑

職卽往高洛村勸禁拳匪遽將卑職圍困其時卑職僅帶差役

四名難於理喻勢禁不得已設法脫身回署正在擬電馳稟該

匪已卽焚燒教民房屋數十間戕斃多命十六十七兩日同張

道憲並省委夏牧呂令前往勘驗所有定興倉巨村新城沈各

庄白溝河涿州胡凝村安肅陳家庄等處拳匪早經潛散僅獲

定興姜村拳廠內之大師兄蔡培並李勤等七人幼孩十三人
十九日楊分統福同帶隊同卑職往起教民屍身匪復設伏邀
擊除擊斃高洛村拒敵之匪首單久正一名外又獲定興縣曹
村之六師兄楊大柱一名當蒙張道憲等會審明確先後稟明
在案並由卑職取具蔡培楊大柱二犯供詞稟請正法二十二
日據石亭驛馬夫報稱該處聚集多匪該村紳董向其勸散阻
止該匪等即將張吳二姓屋門拆毀卑職卽同楊分統於二十
三日往查因匪持械撲攻當又擊斃拳首梁珍一名二十四日
楊分統復往查辦途中伏遇害此卑縣辦理拳匪之始末大略
情形也伏查該匪久已潛伏各境順直一帶拳廠林立幾於無
處無之不獨出於卑縣一邑自早在

洞鑿之中况其去迹來踪厯據獲犯口供尤顯然可證故卑縣於

未經鬧事之始卽已預爲防維所有_卑縣境內習拳之處先後查辦情形並卽隨時稟陳在案_{卑職}先事固不敢隱諱臨事尤不敢因循特未能消患無形實屬罪無可逭惟匪勢日熾若再各處諱飾推諉久恐愈形滋蔓現在大兵齊集_{卑職}以爲剿除之後宜乘此兵力請

派員會同各地方官逐處搜查緝拿犯事首要其已習拳而未滋事之餘黨應勒繳器械令出具永不再練甘結並責成該處紳董坊鄰具結擔保倘再違犯保人連坐首告者免似匪勢旣殺卽有一二犯者村民卽敢於禁阻且各顧身家孰肯爲其株累當必出而首告如此庶幾可望清淨將來亦不至餘燼復燃事定之後再請特派公正大員認真查辦究竟查明某縣私設拳廠若干處諱匿不報事後推諉移過與人據實嚴叅數員庶是

非分明不至再蹈諱飾推諉之弊想我

憲台明鏡高懸必不至任人顛倒黑白也

卑職夙蒙

恩植深慚隕越仰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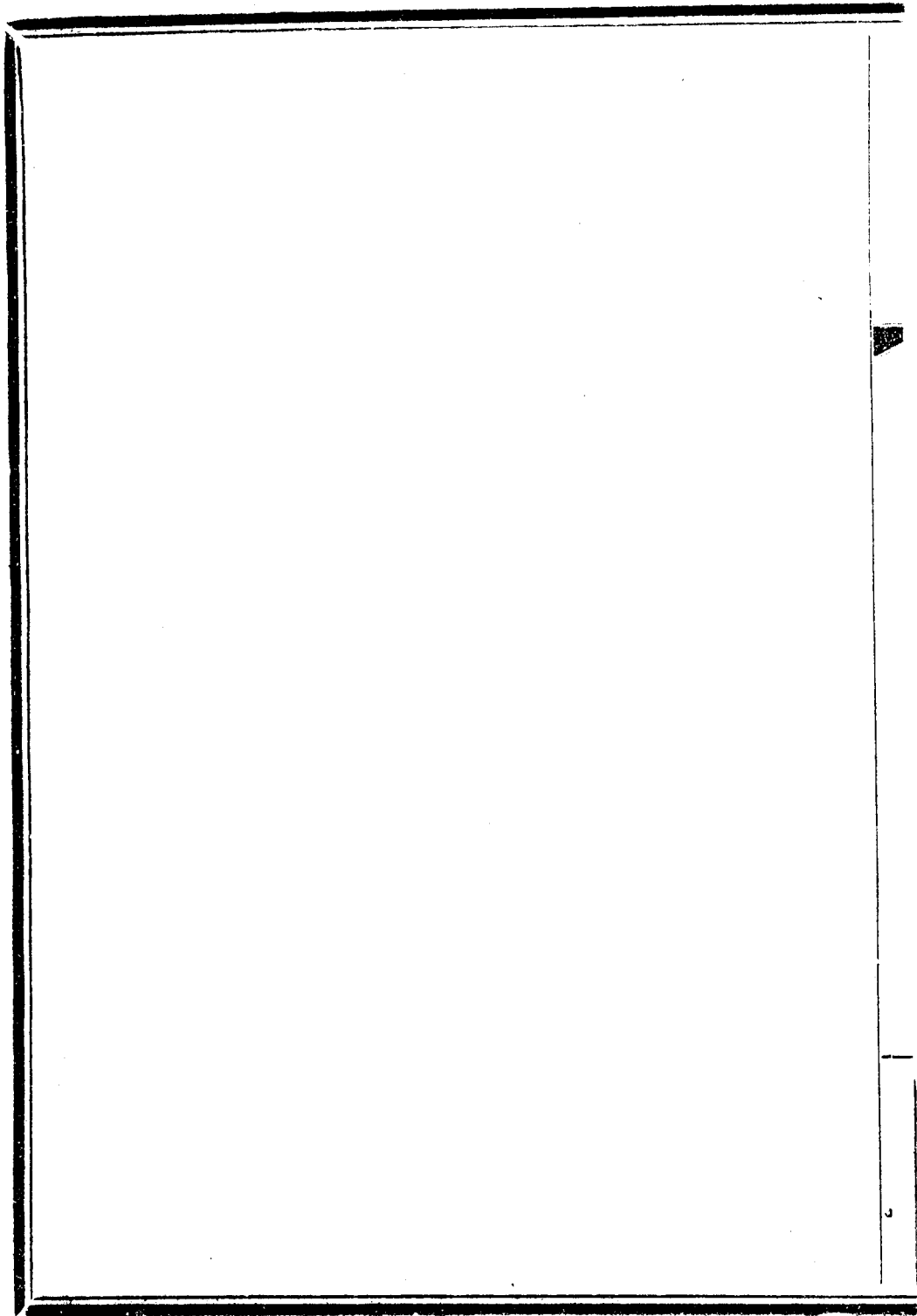
生成憂懼所形不能自己謹敢冒昧貢愚是否有當伏乞

訓示縷肅寸稟恭叩

鈞安維祈

垂鑒

卑職 肅 謹稟



敬稟者竊卑職夙隸

幘幪渥承

恩植每以清勤自勵矢報涓埃凡此下忱應已早邀

洞鑒自題補涑水一缺戴

山彌重飲水知源尤思有以答

鴻施而副

厚望蒞任以後卽清理積案嚴捕盜賊數月之間拏獲鄰境盜犯多名閭邑紳民尙知愛戴乃於上月初間忽聞高洛村有私練拳技之事當經迭赴該村查禁並邀集紳衿剴切勸諭豈意拳教素有嫌隙案經前任高令判斷又稍袒教抑民以是拳衆仇教愈甚十四日卑職聞報該村邀集外來多人將與教民爲難卽帶差役四名馳往彈壓竟敢率衆將卑職圍困經村民力勸

卑職始得脫身回署正在擬稟分報入夜遂聞該拳衆焚燒教民房屋殺害教民多人案情重大力難禁制勢不得不請兵前來彈壓查辦十六日院委張道蓮芬及省委夏直牧詣垣呂令增祥均到即同率隊前往查勘計焚燬教民房屋八十二間被害教民屍身尋覓不得十七至十九三日復同赴該村搜查拳廠拏獲要犯蔡培楊大柱兩名又因其設伏邀擊官兵當格殺匪首一名擊斃數十名擒獲四十名並槍械牌位符袋傳帖等件將犯帶回分別審辦責釋餘衆均各散回房涿定與各老團竊謂涑境當可就安而教民屍身亦先後起獲十具似可間執教民之口教案卽不難完結不意二十三日又聞石亭由房涿請來拳師設廠教練以該處紳士當經勸阻聚衆多人向吳姓張姓紳家滋鬧有折毀房屋情事

卑職卽同楊分統福同馳往

查看該匪衆持械圍攻不得已開鎗回擊當斃匪首梁珍一名
餘皆散去是夜聞報該處復由房涿一帶聚集千餘人將欲襲
城劫奪獲犯二十四日卯刻楊分統卽帶馬隊三十步隊四十
馳往查辦行近石亭左近之兩狼溝地方匪等卽撲攻前來馬
隊以該處溝道甚多不便馳驟均各下馬楊分統尙擬勸解未
肯遽令開鎗不意溝內聚伏多匪約有二三千之數羣起突出
致將楊分統坐馬扎傷驚蹶而墮鋒刃交集分統已身受重傷
因見隨從弁勇斫斃兩人不肯聽勸上馬復奮起手刃數人力
竭殞命步隊趕上轟擊馬隊等始得衝圍而出卑職是日適在
署審訊案犯聞報之下當卽購募死士將楊分統忠屍搶回遍
體叢傷臟腑悉出受害之苦實慘不可言此月來拳匪滋事並
查拏辦理之實在情形也現經督憲添派隊伍前來而匪衆已

散歸各處二十九初一兩日又有焚燒鐵路棧房等事鴟張爲
患逆迹昭然似非嚴爲懲辦恐難遽望戢其凶焰知關

厘注謹將大略縷陳肅此寸稟恭請

崇安伏乞

垂鑒

卑職蒞謹稟
庚子五月初二日上

榮王中堂稟稿

庚子五月二十一日密稟 榮中堂請力主嚴剿拳匪稿

中堂鈞座敬密稟者竊

卑職夙隸

併蒙渥蒙

栽植媿乏墜露輕塵之報時繫

春暉寸草之思辰下敬維

履纒延鴻

鼎裊集祐至爲頌忭

卑職

涿陽學治覆餗深虞不意甫及半年遽

有高洛拳教之案一切情形曾已縷陳

鈞聽本月初九日該拳會復在高碑店撲攻防營十二日又在北

河焚燒鐵路經楊慕時邢長春兩統帶率隊還擊該拳衆小受

懲創始稍知畏十一日剛相趙兼尹先後到涿查辦該拳會始

將紅巾紅帶等件藏過僞託居民似尙稍知斂迹或望其有就

撫之意十七日楊幕時遵

札撤退省垣十八日卽聞該匪復聚數千隨即率衆至高碑店折毀鐵路焚燒民房殺斃良民多命並有來涿搶犯之謠城內雖駐有防營外無援應尙覺兵單現經張道電稟

督憲撥兵援應近聞順天保定天津河間各屬遍地皆匪道途梗塞往往任意殺害行人而天津之紫竹林租界近有洋兵分段扼守晝夜戒嚴津民尤多惶惑蔓延之勢固已可虞而實尤有大可慮者該會原以仇教爲名今觀所爲似已不僅在此內多不逞之徒卽或可以暫就安撫難保其永不滋事况所毀之教民各處均有田產豈肯舍而他適一旦回鄉安保不再尋仇且有被殺洋人則洋人尤必重以爲慮此時保護之責卽在我確有把握已難見信於洋人不能禁洋兵之不至設或再有事

故各國添兵齊來勢衆難制將若之何或請爲我代剿則到處蹂躪所傷更多况康梁之患未除我若予以可乘之隙倘乘機煽惑慫恿各國其害更不堪設想總之拳會不皆安分之人既已橫行如此若再遷延安撫則愈聚愈衆滋蔓難圖非速捕剿不能卽望就撫且我捕剿後則洋人不能藉我不能保護以爲口實

中堂明鑒當已早有權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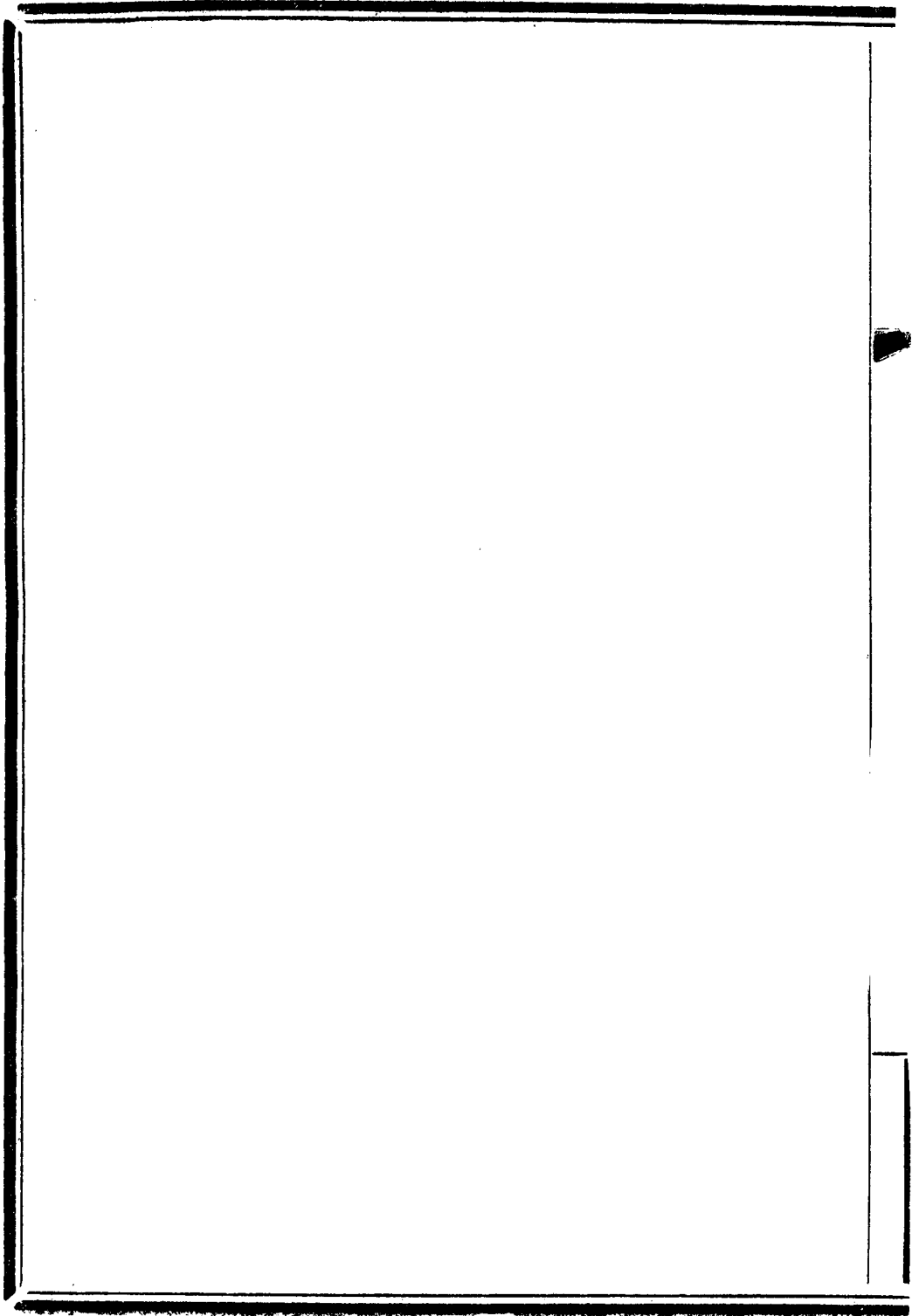
卑職深荷

厚恩不敢不貢一得之愚藉效土壤細流之助是否有當伏乞鈞裁訓示無任悚惶企禱之至專肅寸稟恭叩

崇安維乞

密鑒

卑職肅謹稟



覆呂函

秋微樵仁兄大人閣下前辱

駕臨快聆

教益以事迫鮮暇簡略多多乃荷

齒芬感慚曷既十九日弟同雲峰馳往高洛查勘並擬尋掘教民

屍身匪竟設伏於史各莊南北溝內兩下夾攻縱隊開鎗始克

擊散當斃匪首單久正等數十名擒獲十餘名連日又分赴各

村巡緝匪多潛散因挽紳士力爲勸導務令既習者從此更始

未習者毋入迷途各安身家勿罹法網奈紳士多避匿不出而

村民亦鉗口弗道匪迹動靜頗難探訪二十三聞石亭驛之陳

家莊復有新設拳廠一處聚衆欲來刦犯之信因同雲峰率隊

前往百數十匪依然抗拒是日陣斃匪首梁珍一名另獲兩名

以訊非要犯卽取保責釋當留馬隊三十名在彼駐紮藉資防
範當晚毓憲與雲峰議定次日赴西園之約在定興晤商各事
弟則留署審訊案犯夜半忽探馬報來陳家莊又續到外匪二
三百人雲峰以該處留隊無多恐被困陷二十四卯刻卽率馬
隊三十名步隊四十名馳往查看詎近石亭匪衆奮進該處溝
道縱橫馬隊不便馳驟乃各下馬閉鎗雲峰正在督隊力戰之
際不意該匪愈聚愈多約有二三千人悉由溝內蠶涌突出四
面兜裹而來雲峰坐馬受傷驚蹶而墮羣匪偪近鋒刃交下致
身受重傷隨身勇弁護救上馬不肯復奮起手刃數人力竭遇
害隨從死者二名傷者五名步隊踵至轟擊馬隊始得併力衝
圍而出尋將楊分統屍身搶回體無完膚面目不辨臟腑悉出
實屬慘不忍觀在涑馬步隊僅三百人以守城防範且慮單薄

何能出敵當經飛稟告急添兵救援今奉津省來電云有四營
派來應可將所有拳廠各處盡數搜剿特未知上峰授意如何
辦法雲峰此來深重交誼每役必從極爲要好是日弟適未與
同往渠竟遭此慘禍慟何如之其身後一切業爲料理兩公子
亦均到涑扶柩回省回津議尙未定教民屍身復經起獲男屍
四具女屍一具合前所獲計共十具餘實無從尋覓他時尚不
知能塞責否首犯稟准正法兩名餘亦略訊取供須俟渭齋前
來研訊確供方可分別稟請辦理惟匪黨仇弟已深如此次再
不痛剿更無安靖之日非惟時局可危官亦無法再做况貽憂
老母子心何安本屬虧累之身維此則債臺愈峻興言及此
後患良多尙希

明哲有以教之爲幸縷肅奉覆敬請

鈞安諸惟

心照不宣

庚子四月二十九日復李鞠生觀察函

鞠生老表兄大人閣下本月初間聞北高洛村有練習拳技之事迭經親赴該村查禁並邀集紳董剴切勸導解散曾將各情稟報各憲至十四日聞該村復聚集多人當卽率領差役數名馳往查看勸諭該匪竟率衆將弟圍困勢將不利於弟經村民解勸弟始得出險弟以南高洛村住有教民恐將滋事而力又不足保護正擬將危急情形電稟

上憲正在擬電之際旋聞報有焚殺教民情事因卽稟請

派隊前來彈壓查辦十六日弟同岳哨官兆安前赴該村查勘而張毓渠道憲暨省委夏呂兩公到涑亦遂同至該處會晤計焚燬教民房屋八十餘間殺死教民約二十餘人詢之村民鬧事各匪多由外來現均潛散惟北高洛尙隱伏多匪因約同王

營官占元於十七清晨前往查辦並起獲教民屍身十八十九
匪竟率衆設伏要路邀擊官兵不得已始令弁勇開鎗回擊兩
日交戰斃匪首單久正等十數名擒要犯蔡培楊大柱二名又
獲餘匪四十多名搜得黃紙牌位符袋及鎗械多件匪卽四散
二十二日聞石亭陳家莊又新設拳廠聚集多人因復同楊分
統率隊往查匪徒竟敢抗拒當時又擊斃大師兄梁珍一名以
該處新設拳廠恐匪散仍聚特留馬隊三十名駐彼巡防夜間
探馬報稱該匪復由房涿定興等處老團邀來多匪意將撲城
劫奪前獲各犯次早楊分統卽帶馬隊三十步隊四十前往甫
近石亭匪等卽吶喊撲來馬隊以該處溝道甚多不便馳驟均
各下馬分統意在勸導猶不忍遽令開鎗不意匪勢愈聚愈衆
悉由溝內蠶起突出弁兵始開鎗縱擊而匪已四面偪集分統

馬傷驚墮因見隨身弁勇砍斃二人餘衆皆傷不聽衆勸上馬身已受傷甚重復奮起手刃數人力竭殞命步隊踵至轟擊馬隊乃各衝圍而出是日弟因審訊案犯適未與偕而張道憲又赴定興與張中協會商事件聞報之下殊形危急城中隊伍僅百餘人因卽分布防守嚴備以待並由弟購募死士將楊雲峯屍身搶回頭面已不可辨遍體重傷腸胃悉出其被傷之酷慘不忍言嗣又稟請添隊於二十五來耿岐山步隊一營二十六來聶軍邢統領馬隊六哨二十七楊統領步隊三營始到高碑店日來聞匪尙聚石亭有數千之譜稟商張道憲擬俟隊伍到齊卽遵督憲批示前往相機辦理嚴拏首要解散脅從然匪勢猖獗辦法尙難預定似非懾以兵威難望戢其凶焰弟才疏力薄驟遇此變苦實難支涑邑彈丸民貧地僻現各隊駐此供

應尤難我

兄其何以教之知念縷復敬請

助安不一

再啓者弟初任斯邑以爲缺雖瘠苦幸尙刑清事簡學治爲宜不意未及半年遽有拳教滋鬧之案日來情形愈鬧愈大楊分統死事未幾今又焚燬涿州鐵橋逆跡鴟張亂萌顯著現雖派來各隊一再稟請辦法猶以驅逐解散爲言不忍痛剿燎原之患近在目前姑息養奸伊誰之咎弟日坐愁城奈何徒喚老母眷屬屢受驚險刻卽擬送他往而老親愛子又不免兩地懸心捧檄爲何顧以憂貽堂上情何以堪况以千瘡百孔之身今復值此衝繁疲難之任累上加累後患方長卽令匪族懾于兵威暫時銷散而該匪等已仇弟甚深將來兵撤以後難保不

再來相擾弟處僅有差役數十人勢實難以力禦倉猝變起何以應之且涑水地僻民窮市面稀少而民心不靖尤多惑於邪言意識之間且不免以此舉爲過當近來已呼應不靈弟若在此久居辦事必然掣肘私情公事可慮尤多再四籌思惟有懇請我

兄於謁晤方伯時將弟種種爲難情形詳爲轉達請設法速爲量移或卽徑行撤省俾免於患使不至負罪慈親則感戴生成實無涯涘至虧累一層能於早日抽身尙可設法彌補否則債台愈峻更難爲謀雖羅掘亦無從矣

至戚關懷謹陳肺腑

雲天垂手叩禱莫名再肅敬請

助安惟希

密照不盡縷縷

庚子五月十三日上易州函

大人鈞座敬稟者自違

槩範條經兩旬翹企

雲階莫名馳慕昨接省信奉 藩憲牌示業將 卑職 撤任留緝際

此多事之日諸形掣肘正以解組爲宜否則風鶴之驚日日告
警而大兵臨集亦仍觀望不前匪勢愈張養癰之患正不知伊
于胡底 老母在署晝夜憂驚已至眠食俱廢寸中疚仄進退
爲難今幸得以置身閒散塞翁失馬未始非下懷所慶幸耳今
接津函聞

憲台之事實爲某某所中傷想

同父文章定有高議惟值此上下因循諱飾危言悚聽反不免
招尤葑石成仇殊堪歎惜然

憲台獨行其是公論自在人心有功世道之文留待後來證驗滙
池奮翼終必有時可無須以暫時得失介意也鐵道未修道途
梗塞眷屬一時尙難赴津頃聞涿州各團已有散去者未知確
否謹肅寸稟縷陳壹是恭請

鈞安伏維

垂鑒 卑職祝芾 謹稟

附錄省委

夏直刺給垣公函
呂大介增詳

召棠仁兄大人閣下日前于役盛擾多多感歎交繁同銘心版
別

琴堂後路經白堡卽遵 張道憲諭將各匪軀驗明數悉全是

頭紮紅

巾帽

腰繫紅帶並無一具稍涉疑似可副

張道憲並

賢令尹之仁心矣弟等於昨晚馳回省中卽刻稟謁兩憲力將
執事自三月半卽四出勸諭業已遵止惟北高洛散而復聚十
四日聞報馳往如何被圍經正紳求回始不得已返城發稟請
兵幸

兩憲均以見機早回爲可許嗣遂將原擬會稟之稿改爲節畧
者呈遞省話多多幸未隕越俟看畢復將

執事仍須赴高洛再行設法起屍並隨

張道憲楊雲翁赴

村

夏石亭等處巡警而現獲二十餘匪犯急須研究首要詳審情形分別輕重先行正法數名擬請派涓齋前往幫審正法一節均謂爲然幫審一層卽派涓齋全蒙

臬憲照准惟

藩憲詞氣先以

執事雖是幹才究係初任值此大亂意有紛更弟等力言在甫

有擊斃之後如又換官不但民間誤會且更長匪鴟張况現一

更換生手此案懲辦羈誅不足以速炯戒地方爲重該令總可

了之祇須幫審一人辦完此案然後方允惟不以涓齋爲宜耳

弟等又託沈太尊太尊亦云此時萬不可動必當竭力說阻

弟等可決無意外矣務請

放心並連署中亦秘去此話以免喧傳至外切要切要至各幼

孩固宜早爲發落而十九日情形

我等節略內止彼到十八並供亦未勝呈

尤須飛

稟尤可喜者

兩憲自此番四處逼來茲又聞

尊處如此情形均已將姑息之見打破初不料有此轉機則此後稟內大可暢所欲言矣其擊斃匪屍原宜叢埋以備將來證外人之謠言抵洋人之口實惟匆匆先未計及但不知尙有數具可存否

執事以爲何如省城近亦惶惶城中公然聚抗而

兩憲亦禁不來始知其頑然則我輩之責備從此可以稍輕乎時局至斯伊誰之咎大患在後不忍深言惟有痛哭流涕而長太息耳匆此飛佈恭請

靖安惟希

亮照不備

愚弟
呂增
夏詒垣
全頓首

附錄劉延年觀察來函

召棠姻丈大人閣下日前奉復一函計早邀

鑒近聞

貴治拳匪滋鬧日益披猖又聞楊雲峰陣亡勢已燎原難期速滅昨晚又聞賊已圍城

瀛眷出署暫避謠啄紛紜莫執一是昨經壽帥已派大枝兵隊前往查辦自能擒渠散脅可望安謐惟各當道不免揣摩風氣未必能得痛快慶日夜焦灼五中俱碎竊謂變逆當頭惟須處以鎮靜既遇此事只可將功名富貴視若浮雲實心實力任勞任怨機先發以制人情先稟以顧己第一不可畏葸畏葸則不能毅然決然慷慨布置養癰成患厥咎更深二不可顧忌顧忌則當言者不敢盡言當作者不敢卽作事前一味仰體上意

冀其保全及至事敗又誰肯舍己徇人從井相救哉三不可規
避規避則不免利害橫心彌縫揜蓋事久則明終歸自欺人或
有言我何以辯化公道爲私罪智者不爲也總之事愈艱危心
愈堅定平心做去自可了結好在聞

姻丈稟報甚早已經立定脚根仍望將起事之始如何肇釁如
何通稟各憲如何批答張楊何時到縣如何緝拿交手是何光
景楊公如何陣亡目下如何情形或開手摺另用夾單或竟敍
入夾單秘密專丁稟報王榮二相外間不露聲色作爲稟報情形
當道者亦不至知而猜忌或於將來自己立脚之處當有裨益
慶承錯愛忝附知心念之殷不禁言之瑣想

姻丈才宏識遠所慮當益周詳况 四先生練達明通更可商
酌辦理陳友兄久辦交涉老於閱歷定能贊襄無遺正無妨博

訪周諸集思廣益也邇日情形何似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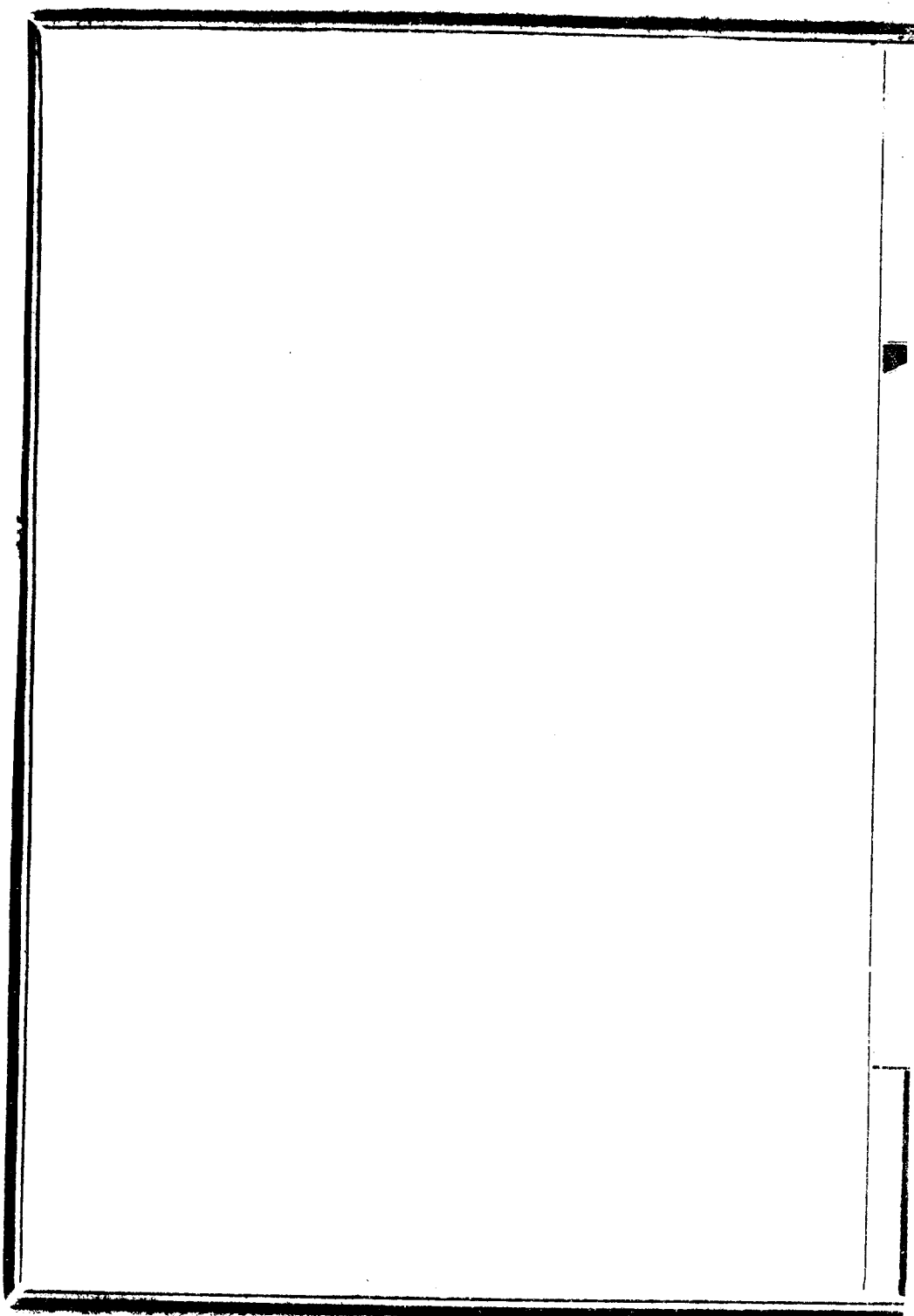
吉人天相定能化險爲夷慶准於五月朔移局東行相離愈遠
惦念愈深暇時望示一二或囑友兄代書不勝盼念之至專
此致詢並請

升安

姻晚劉永慶頓首四月二十七日

友筱兄丈同此請安未另

清泉同深惦念囑筆致意未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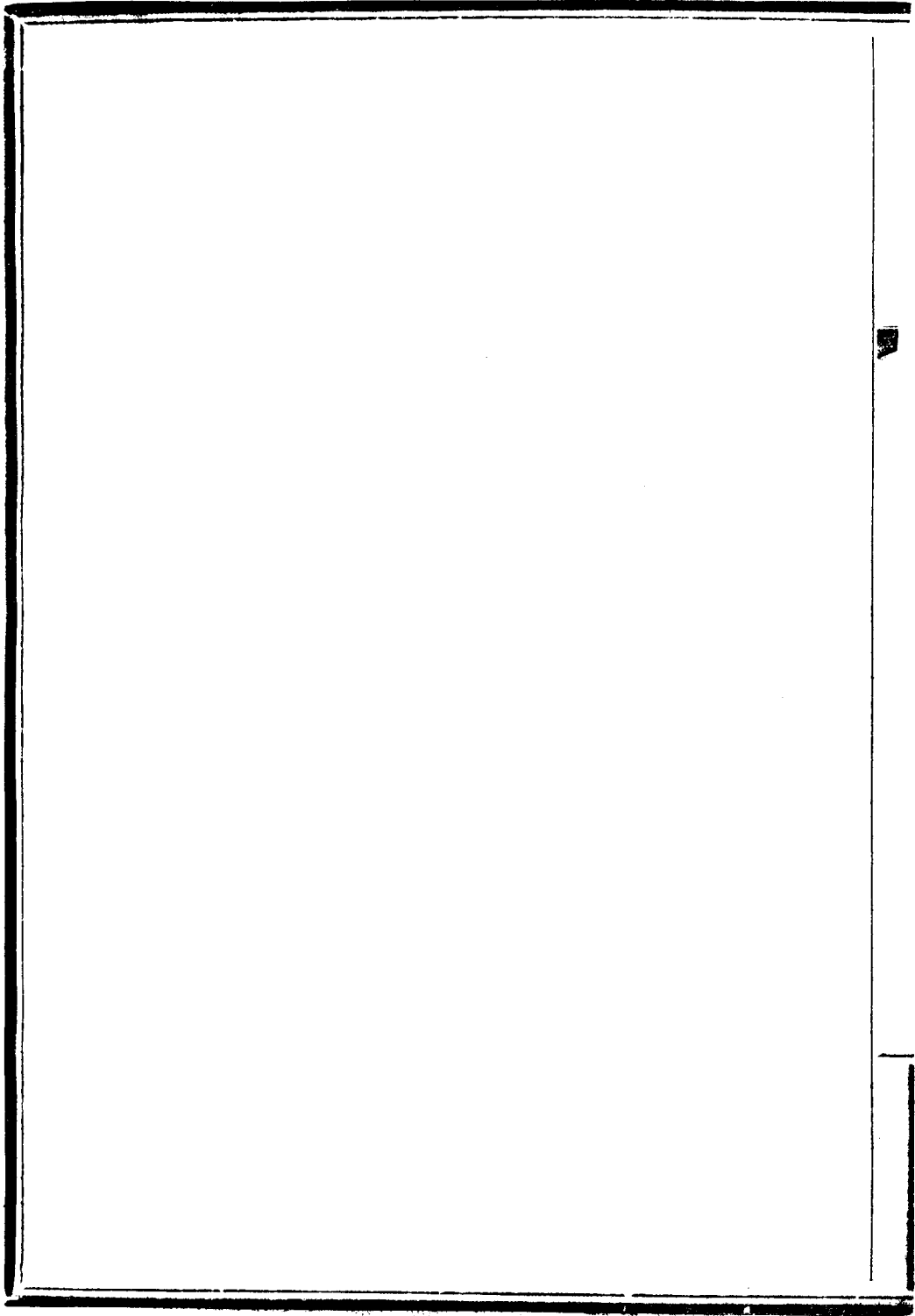
附錄鄭建民大令來函

召棠老哥大人閣下今辰專張升送呈公文兩角諒已鑒及頃
間法領事杜士蘭來見 老帥談及所事謂尊處頗能認真辦
理此次實爲藩臬接稟不理未卽派人前往縣中無多丁役以
至臨時彈壓不住事已如此但望 老帥嚴行秉公速辦決無
他說亦不至總署理論云 老帥允爲速卽嚴辦杜士蘭深以
爲好卽辭去大約此事不甚爲難

老哥務須雷厲風行爲之拏辦諒易了結此佈敬請

侍安

弟 鏡涵頓首 十八日



壬寅三月初十日稟督憲

善後局
本州憲

爲陣亡楊分統修建專祠

敬稟者竊查分統親兵練軍楊副將福同前因奉委督隊赴涿
剿辦拳匪在石亭鎮地方力戰陣亡業據闔邑紳民稟經
卑職
詳請

前

藩台
督憲

李奏奉

硃批照總兵陣亡例從優

賜卹並准在死難地方建立專祠行令欽遵查照在案自應迅速籌
辦以慰忠魂惟卑縣本係瘠苦之區前自攤捐賠款支應洋差
搜括重重已無餘力若再紛紛派累小民其何以堪查有南汝
河村旂民劉信芳北汝河村民人王秀山本爲團首又係富戶
抗捐不辦致衆效尤迭被鄉地商民控告有案當傳該民人等
到縣訊據劉信芳王秀山僉稱伊等委因時局初平籌措捐款

非易以致稍稽時日實非有心抗違今經傳訊追悔無及伊劉信芳有坐落南關路東院落一塊舊房五間又東關路南舖房一所兩處毗連情願充公改建楊公專祠並願另捐京錢五百吊以爲辦捐觀望者戒伊王秀山有地三十一畝五分值錢一千三百五十吊並另措京錢一千六百五十吊統核三千吊之數亦願捐助祠工祭產惟求格外保全各等語卑職查南北汝河本屬涑境首禍之地劉信芳等亦係各村殷實之家前年三四月間公然設厰練拳初經卑職優示體面節次席請開導詎料伊等始終避匿置若罔聞迨後連日親身馳勸仍復陽奉陰違諸多傲慢卒至滋蔓難圖實爲罪魁禍首且此次辦捐均由本村首事秉公攤派猶復希冀延宕以致衆多不服更屬居心巧詐雖抄沒全家本不爲過姑念劉信芳等尙無滋擾地面重

情現既真誠悔禍涕泣籲求自應准援金作贖刑之例不咎既往予以自新餘產並准留以贍家以期仰副

憲台法外施仁之至意隨即取具保限分別省釋並將南北汝河民教事宜責令該民人等妥善調和倘或再有齟齬卽惟伊等是問旋據劉信芳王秀山各將前項捐錢如數措齊並各檢同房地契據分別呈交暨據石亭鎮紳民秦登科等以楊分統帶隊剿匪前在該鎮地方遇害撫今追昔感泣難名茲經湊集京錢一千串捐助祠工藉伸微悃等情聯稟前來自係出於至誠應准一併賞收當將劉信芳王秀山繳到契據發房存卷所交錢文同秦登科等捐錢飭發勸捐局查收存候撥用一面邀集紳董帶同工房將劉信芳充公房屋切實勘估已多破爛舊料亦多不堪湊用卑職與該紳董等悉心商酌擬將舊房一律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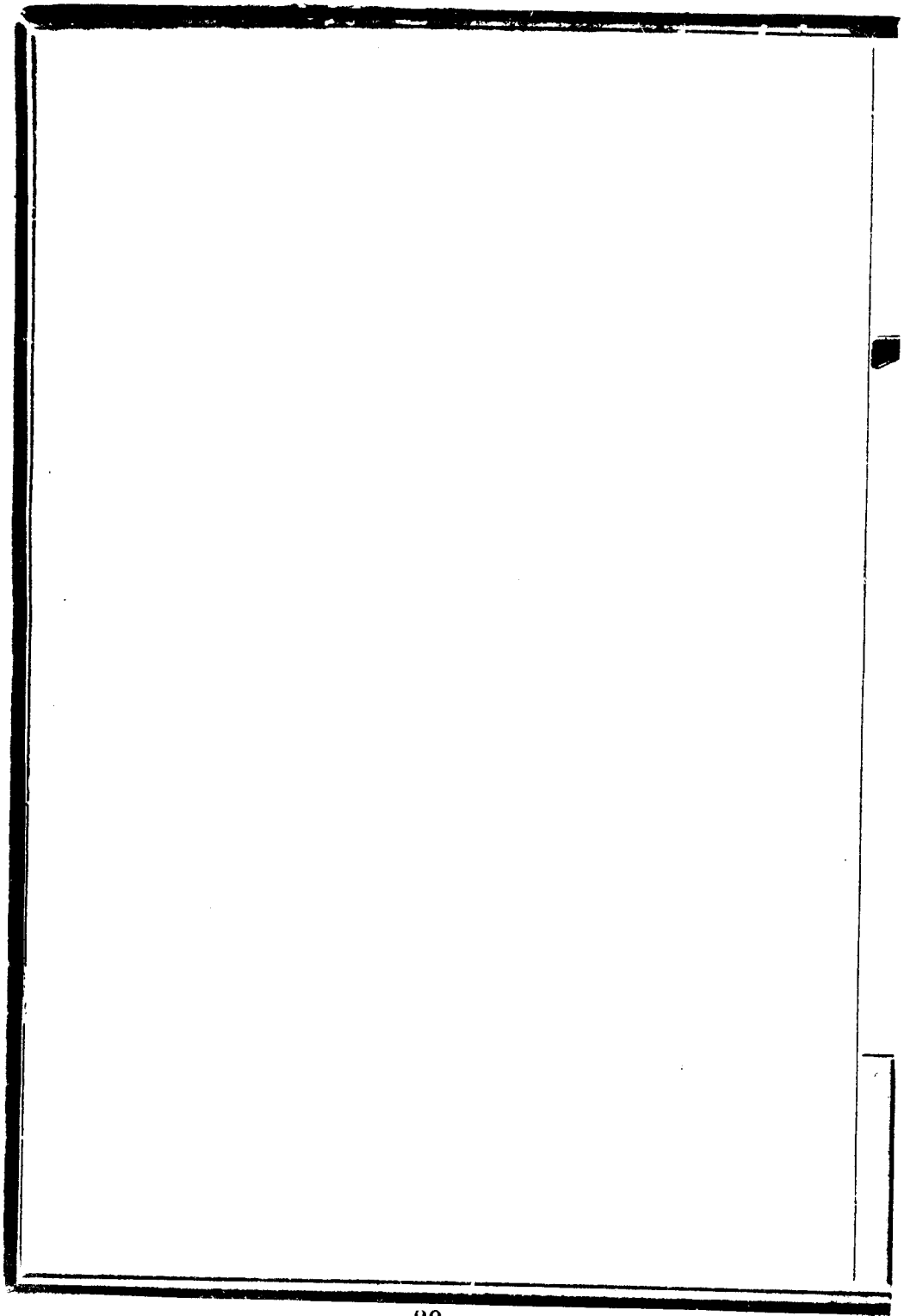
卸卽在其地蓋造向南正殿三間兩旁順以遊廊前面再蓋過
廳三間過廳西旁開設月洞門門外成一院落向西開設大門
至殿後尙有閒房數間門臨東街擬卽租開舖戶並令照管祠
宇每年房租藉作歲修之需如此撙節估計約需京錢七千吊
上下現已鳩工庀材於二月初二日開工興辦札飭舉縣典史
刁成烈會同紳董監工卽將劉信芳等捐款先行提用不敷之
款擬在捐賠教案餘剩項下酌量提撥統俟工竣分別核實造
報所有團首紳民分別捐助房地錢文修建楊公專祠並開工
日期合先馳稟

大宮保人查核肅稟恭請

助安伏乞

垂鑒除經稟

督憲暨
善後總局
天津道憲
外
卑職
蒞
謹稟



楊公專祠碑記

自古忠烈之臣慷慨報國奮不顧身而當時論者不能深諒其志或尙有詆譏之詞及乎變故迭乘心迹大白未嘗不痛其罹禍之慘然事機已無復可救矣如統帶楊公之事有足紀者公保定人名福同字雲峯蚤歲從戎事李文忠最久積功至記名總兵儘先副將庚子春拳匪竄入畿疆數月間蔓延殆徧而縣屬東南高洛村因前高君楷任內民教一案訟事糾葛至是村人勾結外匪思圖報復屢伸禁阻而仇讐愈深余以事關大局恐生外讐亟具其事於督院裕公請兵嚴剿最後余親往誥誠至爲紅巾執戈者所困得紳民竭力排解乃獲免歸適公奉檄至邑與余縱論時勢備陳拳匪召禍之烈與所以芟除之法而深恨州縣官諱飾姑息陰持兩端失今不剿則大局將不可問

越日遇匪於途擊斃數十人高洛事遂定一如公言石亭者邑東北重鎮也距城遼遠與涿房爲鄰游匪出沒其間公聞之率隊親往周視形勢謂非重兵懾之不可留三十騎扼守急回城謀所以備禦之法而偵者遽以誑衆數千驟至爲言公奮衣急起諫者謂道狹多山易於潛伏盍待稍集兵力然後從事公怒曰武將有進無退勿多言疾馳而往甫近石亭匪匿溝中蓋擁出公猶意存勸諭不忍多傷而匪已刀矛蝟集公受傷墜馬左右勸公稍避公不可復奮起手刃數匪力竭陣亡時四月二十四日也差弁盧瓊璠孫裕清同時殉焉余出重金購公遺骸見其面目不辨身無完膚嗚呼慘矣邑紳方君開格義之慨捐柏棺以殮當即列狀請卹事未及下而余解任去倉皇避地屢瀕危難已拚身家性命不顧獨於公死亂之事耿耿不能忘公亡

未三月京津相繼淪陷畿南鼎沸聯軍駐涿境越歲乃去邑人始悟公之所以爲涑計者甚厚而痛公死事之烈又愧無以爲報也會余辛丑三月復莅斯土紳耆偕來就謀於余余曰禮有之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若欲報公其惟立專祠乎衆乃大懼遂詮次其事請照陣亡建祠例議卹文忠奏聞奉旨報可於是相度經營得舊基一所於南門外廣約畝餘庀材鳩工尅日督治毀前製而更新之堂廡輪奐丹漆輝煌詣公家取遺像仿而塑之以從死二人附祀其側所以慰士民企慕之思亦欲使瞻拜趨踰之際見公之浩氣英光常凜然於心目也自經始至落成纔數月旣歲事乃聚邑人而詔之曰古今優崇死節之士非徒隆其馨香頂禮也必將考其行誼求其志趣外參之當世之變而內以自勵其身今天下多故矣誠能效法乎公得

其明決勇毅見危不辱者出而宏濟時艱則於

國家褒忠之盛典與公不朽之大節其亦庶幾無負歟

附錄己亥年高前任審斷高洛村民教訟案詳銷並節錄易州朱直刺札函各稿

易州朱 札涑水縣知悉光緒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蒙道憲札開頃接教士杜保祿函訴以涑水縣高洛村地保闔洛奉香頭闔洛計等於上年十二月底因起搭迎神會棚與教民口角該縣知縣被胥役欺弄至今月餘案仍水攔請親提等因到道准此查保護教民務使民教相安迭奉

嚴旨分行遵辦涑水縣屬既有民教爭執之案該縣高令自當迅速訊結乃一味含糊殊屬玩泄該州爲親臨上司距縣甚近自應親往該縣提案訊辦以期妥速合將原函札發札到該州立即查照原函親詣該縣迅將原被人証提案訊結務使民教無從藉口致釀衅端仍將查辦訊結實情切實詳覆來道

毋稍忽延切切此札計發原函一封等因蒙此查保護教民
迭奉

諭旨嚴切垂誠亟宜凜遵辦理何以該縣於此等民教要案延不設
法訊斷完案致令教士忿忿不息藉詞上控實屬辦理不善
茲蒙前因本州擬於本月三十日親詣該縣傳訊查辦合先
抄函專札飛飭札到該縣立即查照

憲札並抄函各節飛速傳集全案原被人証到縣聽候提審
如有應查地契筆據亦即先行調齊以便核訊事關民教涉
訟有礙大局該令務當按名認真速傳毋任承差玩延搪塞
索擾賄縱致干嚴叅懍之切速特札

計粘抄教士杜保祿原函一紙

仰慕夙深徒抱識荆素願

光儀不隔益殷御李私忱敬維

貴道績著恩威澤涵中外

德輝引企私禱彌殷啓者涑水縣高洛村向有教民素成性善故十餘年間被村中土匪欺壓至再至三均經含忍至二十四年十二月底地保閻洛奉香頭閻洛計管事閻鳳單九經閻五章閻洛福倚仗勢豪強佔教民地方起搭迎神會棚因在教民地方迎神賽會大礙教規故教民婉言商與伊等遷移別處伊等好言不聽反恣意辱罵闖入禮拜公所祭物等俱摔毀一空仍兇心不息後同公稟控教民爲邪教在案各節均由 敝查明函請涑水縣尊究辦正月十六日旋荷來信言差查各件無真業已完結顯係 敝誣不實故復函祈究辦該縣尊竟被土匪胥役欺弄至今月餘案仍水擱教民益被

欺壓殊非 貴國除暴安良之意今即請

貴道提傳親結嚴加訓責專此佈達並候

升安

涑水縣爲詳請轉請銷案事光緒二十五年正月初七日據
縣高洛村民人單久經閻鳳閣喜閣五章張獻玉閻印璽稟稱
竊身等係住高洛村西街每逢正月內身等閻街搭棚慶賀神
明不料有張才等崇信邪教嗔身等不遵伊教找至棚內辱罵
不休撕毀神像並要燒棚請傳訊等情卑職當查此案牽涉民
教必須妥慎辦理未便據該原告一面之詞遽准傳訊致累教
民當卽批示申斥一面選派曉事紳士劉坊方開格前往查明
勸諭卽於月之十一日據該紳面稟已經完結請免傳訊等情
卑職因查案經紳士妥理完結但願民教相安無事未便深究
旋接杜教士來函以毀壞祭物等詞囑卽嚴辦等因卑職細思
如果毀壞祭物教民何以未請勘驗况該紳查明僅止教民撕
毀燈棚神像及口角言語遂函覆杜教士而去及卑職奉

藩憲舉辦大計檄調驗看於正月二十八日赴省三十日在省垣寓次接卑署送到

憲札以奉

道憲因杜教士函訴札委

憲台親臨下縣訊結等因並奉

道憲傳諭催卑職速回卽於二月初一日乘火車馳歸先至高

洛村勘明張才住處在該村十字街旁該村向搭燈棚均跨十

字街張才供稱街旁是伊住家當經卑職諭以後燈棚移搭他

處兩造均允遵斷復勘明禮拜公所有北土房一間並無棹几

鋪陳東首有土案一座約半張方棹高大外係白灰查明案邊

有損壞形跡長二尺六寸寬三四寸至寸餘不等據教民蔡洛

正指稱東牆上原掛畫幅有損壞形跡地上放有紙花一對訊

據教民蔡洛正供稱禮拜公所土台係閻洛福喝令打毀據原告人等供稱伊等並未入公所且原告六人中並無閻洛福之名今蔡洛正說要罰錢伊等情願認罰等語卑職當查該原告等以搭棚細故來縣瀆控致教民有所藉口亦不無過失當將閻洛奉六人及教民續指之閻洛福暫押一面出示曉諭居民保護教民並派紳士劉坊耿溫潤等遵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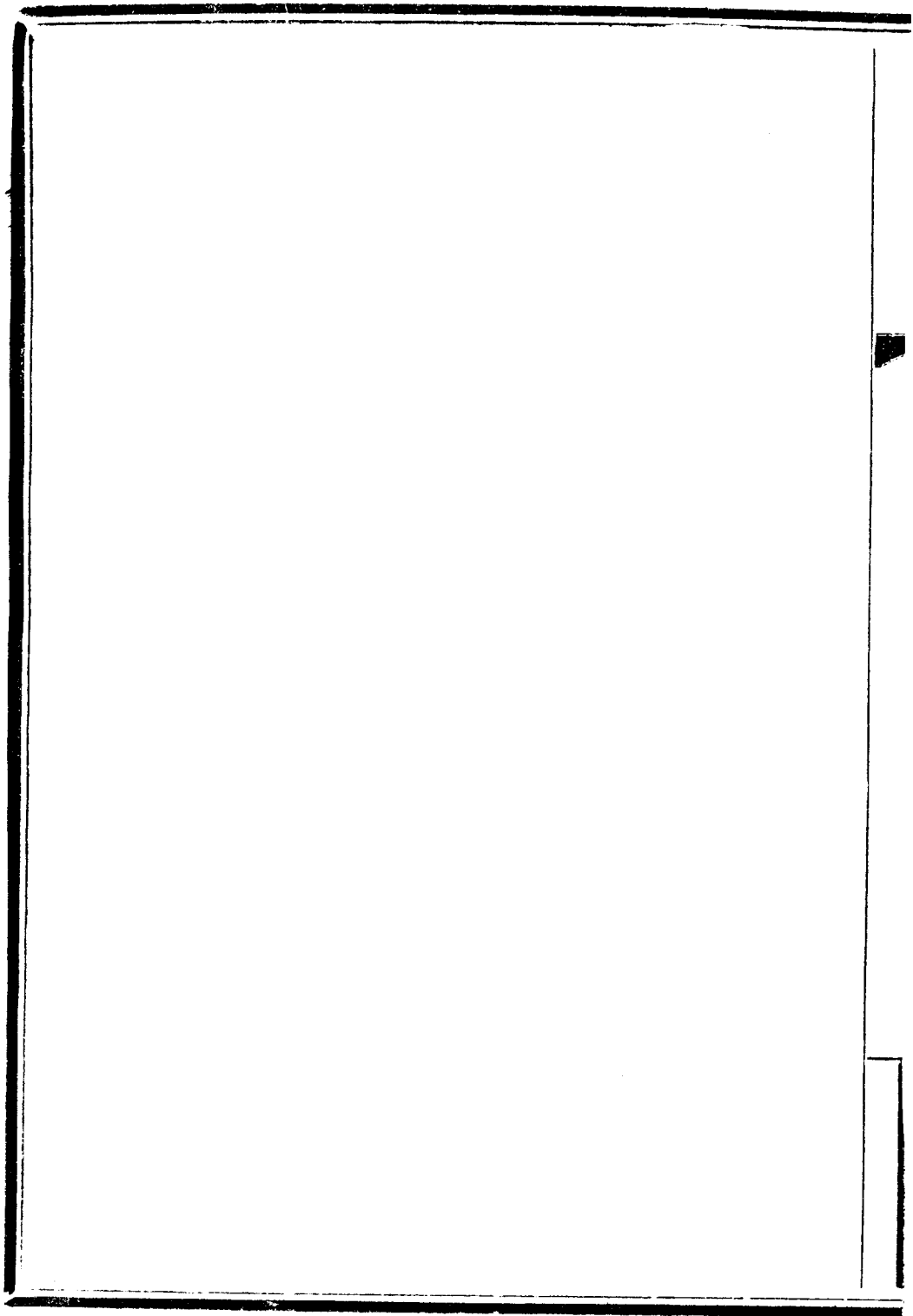
憲諭持清苑陳令代求杜教士函往安肅候席教士酌定賠款數目凡三往均爲席教士門下阻格正在設法辦理間蒙

憲台親臨下縣提審閻洛奉等供仍無異旋據閻洛福之子文生閻肇修央求京城樊教士函知保定杜教士安肅席教士議定六條隨查六條內開一立永不滋事字二張一存敝堂一存案卷二安莊席教士前設席一棹三車接安莊石柱汝河三處教

友至高洛村設席二棹四另設二棹爲本高洛村教民五損壞物件等賠補紋銀二百五十兩六高洛村教民在本村還有當空地一段內有樹木因此常起事端今在京議定樹木全歸教民鋸去設席日期席教士處定奪各節齊辦完備到安莊席教士前求名片外帶立那二張字據至敝堂設席一棹等因並由該生取席教士名片懇將在押之閻洛福等開釋前來當經如數籌銀二百五十兩交原紳等當面交明一面將閻洛福等釋回諭令照約辦理該原告等均無異詞隨於月之二十三日在高洛村設席兩造見面和好如初至約內所稱空地一段是光緒十二年十二月甲前縣于令任內事當時于令斷歸村民掌管村民賣樹得錢數十千生息爲該村公用今教民並索此項本利錢一百二十千在六條之外該村民等亦皆允從其燈棚

仍照前斷此後不准在張才家門外搭蓋該原被等均已遵斷
完結應毋庸議至誣教爲邪雖係鄉愚無知惟究有不合業已
從嚴責押示懲請免置議除將辦理情形先後稟明不復贅敘
並照約取具永不滋事字據存案備查外所有訊結緣由擬合
詳覆

憲台查核俯賜轉請銷案實爲公便爲此備由另冊具呈伏乞照
詳施行



綽然仁兄大人閣下今午 貴友來接展

手書並據面述知教案賠數已允減讓百金路費官地兩事置之不提果爾則事可望成惟閣洛福叩頭服禮一節聞此人素愛體面恐難強其一諾然既有閣不叩頭雖萬金難了之說是必非此不可 鄙意既有旁人代爲之求免能答應更妙否則尙須

執事提彼進署面爲剴切開導曉以時事動以利害使其深知事之非已勢之爲難不得不格外權變暫時受屈務令強從以免若輩藉口蓋宿恨本在此人身上今旣必欲使伊丟人方快其心拂其意則必又將翻然改計別生要挾也至弟爲要案羈留一時未克赴省如初七八日能稍得端倪卽行分身彼時當再函告行期可令耿劉二人屆時前往也肅復敬

請

升安

名正肅